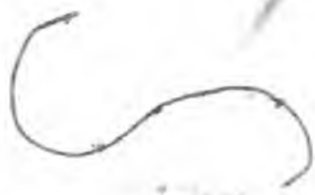


消月

開刊

天通署



第

一

期

蘇州消開月刊社發行



清閒月刊第三期目次 (以下稿先後爲次)

- | | | | |
|----------------------------|-------------------|-----------------|-------|
| ▲ 戍卒語 (集錦小說) | 指嚴 明道 歸雲 雙燕 逸梅 眠雲 | ▲ 滄棠詩話 (詩話) | 胡石予 |
| ▲ 惜花曲 (古風) | 袁百秋 | ▲ 維新小史 (社會小說) | 范烟橋 |
| ▲ 邊荒恨蹟 (掌故小說) | 許指嚴 | ▲ 蕭閑先生傳 (諧文) | 許太和 |
| ▲ 亂仙別傳 (筆記) | 石翁 | ▲ 悼溫倩華女史 (絕詩) | 范鸚哥 |
| ▲ 橋中樂 (奇情小說) | 天台山農 | ▲ 某富豪之家庭 (社會小說) | 顧明道 |
| ▲ 求幸福齋劇談 (劇談) | 何海馬 | ▲ 纏夾二先生軼事 (諧著) | 周无住 |
| ▲ 滑稽詩話 (諧著) | 吳雙熱 | ▲ 蘭閣秘記 (鮑著) | 吳雙熱 |
| ▲ 古井 (家庭小說) | 徐桌景 | ▲ 富樓瑣紀 (筆記) | 姚民哀 |
| ▲ 勝山學海 (律詩) | 王從南 | ▲ 議貞熱 (諷刺小說) | 凌兒 |
| ▲ 客注小錄 (瑣記) | 无半狂 | ▲ 小五寶 (軼聞) | 不死先生 |
| ▲ 石花瑣語 (花史) | 花夢樓主 | ▲ 歌場聞見錄 (劇談) | 韓天受 |
| ▲ 臨時疫院 (滑稽小說) | 愈天憤 | ▲ 雪雪 (筆記) | 鄧鈍鐵 |
| ▲ 花縣知事批梅柳氏控夫梅大郎寵妾棄妻判詞 (諧文) | 吳東園 | ▲ 夢裏的他 (滑稽小說) | 枕綠 秋鏡 |
| ▲ 酒痕春綠館酒痕 (筆記) | 趙眠雲 | ▲ 災民歎 (諧文) | 蘇臺逸民 |
| ▲ 簞滴 (理想小說) | 吳靈園 | ▲ 王雙龍 (筆記) | 費華臺 |
| | | ▲ 滑稽問答 (問答) | 記者 |

蘇州恒孚銀樓廣告

本樓創設姑蘇歷今百有餘年庚申緒亂遷設上海乙丑移回蘇城
 玄妙觀東首甲辰分設西中市大街丁巳分設上海英大馬路暨無
 錫北門內打鐵橋南首己未分設常熟縣南街北首此外別無分枝
 一律取用恒孚商號上字地球商標並加雙獅為記均經呈奉農商
 部批准註冊專用飭屬一體保護以杜假冒本樓不惜工本加焙上
 字足赤條錠葉金精造金銀中西首飾兼兌各國金幣專收各路礦
 金久已馳名中外如蒙紳商學界賜顧請認明牌記庶不致悞

總號

蘇州

玄妙觀東首

支號

蘇州 閶門內西中市大街

上海

英大馬路集益里口

無錫

北門內打鐵橋南首

常熟

城內縣南街北首

君欲知蘇州新聞乎？則消息最為敏捷者非看
平江日報

不可該報為蘇州唯一之報紙趙眠雲柳濟安兩先
 生主筆創辦多年小品尤為精美撰述者皆一時名
 士君若不欲看蘇州報則已欲看蘇州報紙則弗
 失諸交臂也特啓
 發行部蘇州都亭橋

消夏九九題

初九九 二九九 三九九 四九九 五九九 六九九 七九九 八九九 九九九

徵詞 通訊鹽城伍祐國粹保存社吳東園
 榴火 喝火令 荷珠 珍珠簾 各一闕
 瓜戰 茗戰 沁園春 各一闕
 蚊市 蜃樓 行香子 各一闕
 碧筩杯 碧紗籠 高陽臺 各一闕
 柳港魚 碧簪 菱塘蟹火 秋霽 各一闕
 迎秋 乞巧 蘭陵王 各一闕
 柳眼 蓮鬢 消息 各一闕
 歌風臺 承露盤 巴渝詞 各一闕
 詩情 調用 紅情 畫意 調用 綠意
 各一闕
 限期 七月底 贈品 書籍

鄭逸梅作古

徵求挽聯
 逝梅萬念都灰寸心已死願海內 同文各以哀聯
 賦我(稿寄蘇州鈕家巷東大園十八號)

胡石予畫梅重訂潤例

屏條 三四尺每條一元 五六尺每條二元
 七八尺每條四元 橫幅同整張倍之
 雪景加倍設色加二成
 每件一元
 先潤後畫立索不應不如約不應
 收件處蘇州草橋中校崑山蓬閣鎮
 趙眠雲鄭逸梅范君博余天遂柳亞子高吹
 萬姚石子代定

余天遂書約

市招匾額 尺以內每字一元外遞加
 楹聯 三四尺二元 五六尺三元 七八尺五
 元 長聯遞加
 屏條 三四尺每條一元 五六尺一元半
 七八尺二元半 楷書加倍 自界烏絲
 方格
 橫幅 與屏條同例整張加倍長卷另議
 扇冊 每件一元
 碑銘壽屏另議劣紙不應不如約不應磨墨一
 成潤資先惠
 鄭孝胥 柳棄疾代定

代收件處蘇州草橋中校胡石予先生

蘇州華興印書局啟事

本局自辦各種泰西名機專印五
彩石印中西書報各種鉛印傳單
名刺銅版照相學校章程銀行簿
冊以及一應印刷物件出品精良
取價從廉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倘
蒙 各界惠顧無任歡迎之至謹
此佈告

總發行蘇州觀前街

蕩口仁昌
木瀆仁記煙店
同里顧永順
吳江吉泰
蠡墅永裕典
潞關同興泰

各市鄉代經理

吸大昌公司
之小囡牌
香煙
如看有趣味
人之小說令
諸君不信請
嘗試之

腎病之由來

凡操勞過度或素鮮運動或嗜煙酒或好色慾或冒酷暑或受嚴寒或跌仆閃損皆足以疲乏腎力而起種種之疾病夫腎為司血之器血之入腎猶水之川流須臾莫停而腎之滌濁升清亦靡有已時其關係身體之康寧至為重要故腎健則血清而身健腎弱則血汚而身弱腎痛即為腎弱之初步亦即腎弱求援之警告也乃世人視為尋常之症往往置之不藥以致風濕脚腫相繼而生衰敗之象至是畢露矣急宜治以兜安氏秘製渣滓小便赤濁頭暈耳鳴眼花眼簾不霍然全愈有患者盡試之方知是藥之不謬也
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背痛為腎弱之初步



者述撰刊月本



雲 翮



袁 民



雲 眠



梅 逸



名伶梅蘭芳之瓦崗寨

● 集錦小說 第一篇 戊卒語

(一)

指嚴

夕陽紅半樓。二三知己。開樽小飲。頗愜素襟。忽一短衣人襪襪來。友某君與之語。且起讓坐。予駭其人僂野類與儻。胡引使抗禮。顧渠滋樸誠。爽然曰。別先生十餘年。幾不相識矣。倘許予一傾衷曲。至所願。然不敢請也。友軒渠曰。同是天涯。且係舊雨。小住何害。其人遂告罪坐末座。友舉觴相屬。互通姓氏。亦不復遜抑。且飲且述所歷。蓋由淮而竟而豫而燕而出關走遼瀋。皆荷鎗枕戈。轉戰數千里。蓋老成卒也。髀肉已生。勳名未樹。睹時事之日非。傷主將之不義。棄甲南歸。今爲賣菜傭矣。語頗鄭重慷慨。中多嬉笑怒罵。狀彼昏暗幕如繪。洵一帙軍閥軼史也。因綴拾唾錄。錄而存之。予本一販夫。(以下戊卒語氣)遂什一。操奇贏。頗給衣食。是歲大疫。子母與妻子相繼溢逝。子然一身。頓生異感。先是清政不綱。外侮頻警。予雖一賈豎。而性喜閱報章及時流論說。因憤慨國勢不振。予乃畸零之人。死安足惜。時當道正下徵兵令。不如毀家從戎。聊盡國民一分子義務。或者報主成名。幸不虛生一世。未可知也。計已定。卽舉薄產付妻弟。束裝赴省垣投標。驗格尙合。錄名給械。

第

三

期

初爲副兵。訓練數月。入預備隊。旋獲升正兵。未幾。武昌革命軍起。予時方屬某旅某團麾下。駐守淮上。某帥以反對共和著名。雅不願新軍得勢。特調某防營監視。予旅乃不得越雷池一步。相持月餘。金陵既下。某帥蹉跌。予旅始稍露頭角。上峯以旅長某公保護要塞有功。調升師長。而以團長升旅長。新團長則爲某帥所養。獷悍貪淫人也。予乏大力者提挈。當然不能飛騰。仍荷一戈。仍隸某團帳下。厥謂予勤謹。令充衛士。似有知已國士之感。而不知所行甚穢。乃大拂予意。蓋以予緘默。曖昧事當不至宣洩。竟使予爲護花鈴。庇其外室。爲暗度陳倉事。且小家女有不從者。則叱令予壓以威力。予雖小兵。頗明道義。安肯出此。

(以下道明續)

明道

(二)

某日團長跨馬歸營。已酩酊大醉矣。忽召余入帳。徐謂予曰。今日余歸時。道出某巷。見有小家女立門外。輕盈綽約。絕色也。余後房雖已有姬妾五人。然皆無此容貌。頗欲得之。以盡娛樂。汝可率同伴四人。以白金五十至其家。告以故。如堅拒者。汝曹可劫之來營。無人敢撓乃公鋒也。言訖卽以金授予。予不得已遵命而出。遂偕四衛士訪問至其處。時已天暮。

叩門而入。則一工人家也。工人年已衰老。方同其妻女進晚餐。見予儕。驚惶無已。哀告曰。吾等貧苦小民。朝夕逐蠅頭資。苟延殘喘。室如懸磬。無隔宿之糧。不足以犒從者。望公等恕之。予知彼誤認予儕爲匪類。乃笑止之曰。勿爾。予儕乃銜團長使命而來者。卽以金置桌上。且以團長意告之。時彼妹在側。娉婷美好。誠小家碧玉之翹楚也。聞予言。玉容驟變。疾避入室。工人則與其妻相向而泣曰。珠兒已字他人。且彼生平誓不欲爲小星。奈之何哉。遂伏地乞哀。予自思軍人應守紀律。不當騷擾良民。彼儕所爲。殊屬昏暗。予志爲好軍人者。不如救之他去。彼儕無如予何也。予遂佯作不可狀。先遣同伴回營。然後命工人速收拾行篋。往避他方。否則予雖寬赦。而團長勢在必得。終難倖免也。且以聘金贈之。工人夫婦聞言皆拜謝。遂入內作遁避計。予曰事不宜遲。請速行。予亦去此矣。乃別工人子身獨走。信宿至沛縣。往訪予友。告以其事。彼爲予籌措行資若干。方得北上。適魯督招募新兵。予投其中。被編後。卽從某旅長駐守兗州。旅長見予諳征戰。卽拔予爲某連隊長。連長雲某。貧鄙之夫也。時魯省萑苻不靖。伏莽時發。兗州附近亦有大股土匪出沒。旅長卽下令痛剿。一日予從連長出發。至山中忽遇土匪。予儕欲開鎗迎擊。孰知雲某素與匪類勾通。遽下令

成卒語

四

退走。相率至一古廟。入內稍憩。雲某即召各隊長入室作秘談。謂我儕從軍。所得甚寡。不如與匪聯絡。乘間接濟其鎗械。則匪衆必以財帛相報。我儕可收其利矣。如不得已而相遇。則我儕不妨退走。免致流血。彼此皆弟兄。何苦以血肉拚鎗彈。不識諸君以某言爲然否。言未訖。忽聞鎗聲砰然。有彈入自窗牖。雲某中之而倒。

(以下牖雲續)

(三)

牖雲

余大驚。衆亦譁然。爭集雲某前。幸未中要害。但及左臂而已。蓋放者即匪類。鎗係舊式。非如新近來福之彈。能回旋於人體內。故無甚大害也。顧余殊怒甚。謂衆曰。何物囉囉。胆暴乃爾。不痛殲之。吾輩妄食國祿矣。長此姑息從事。不特居民旅賈。無高枕無憂之時。而吾輩責任所在。終爲彼等眼中之釘。眈眈既久。一旦乘隙而逞。吾輩休矣。衆聞余言。咸攘臂爭一試。或謂賊去未遠。追可及也。時雲某於驚駭之餘。已能作語。睜目怒向余曰。惡。若何言。若將趨衆立微倖之功。而遺巨創之余於古廟中耶。衆一時驟無聲。余且悚懼。雲某復曰。汝等知之。賊魁已與余相狎矣。酒食徵逐。已非初次逢場。今之所爲。想係其部下錯認千與彼等爲難者之所爲也。汝輩歸時。勿多語。但言余傷。果受諸敵耳。衆唯唯。遂喚土

車載之歸。某旅長聞耗。特來相撫。雲某笑曰。神聖武裝。固我輩自負爲國之衛城之干者。乃九大纖傷。何足介介。余在側自思。豪者雲某之言乎。曩昔廟中之語。豈出諸又一雲某之口耶。噫予其夢耶。我國軍隊。年必增加。雖無確數。而每省一師。實綽有餘裕。在昔如某團長。在今如雲連長。似此僥夫。在全國軍隊中。雖不敢謂盡其人。然亦不敢謂無其人也。噫。萑苻遍野。鷄犬不靖。而我輩助紂爲虐。聲氣相通。其有漁色者。更害及民家。軍人耶。土匪耶。噫。予其夢耶。予處是時是境。頗覺灰心。旣念食祿。一日何能當作療飢。此間匪類。猖狂已極。雲某雖不倫。幸旅長於余。尙有知己之感。剿匪非雲某個人事。乃吾輩事。吾輩能負責。亦可贖雲某之罪矣。因說余平日稍相知者。合力一痛剿之。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豪語。適旅長傳令部下。閱日再往。余大喜。往視雲某之傷。已日就瘳。倚枕私囑余曰。此次汝輩前往。切勿自告奮勇。須知彼衆我寡。敗多勝少也。余微點首。思念來日之戰。誠不能必其決勝。然兩軍相遇。全憑氣魄輸贏。他人不論矣。如余者。雖不敢自謂勇士無雙。熱腸烈烈。固足以與賊輩一決雌雄也。

(以上雙熱續)

(四)

雙熱

戊卒語

五

是夜。有諜者告曰。匪擁衆可千餘人。嘯聚於卞山之陰。盜泉之上。殊疏懈無鬪志。可乘也。余奮然曰。時哉時哉。失此不圖。是縱賊也。閱日而往。恐羣匪已他竄矣。將何圖。余乃入見旅長。請卽夕振旅。往與羣匪一角雌雄。旅長躊躇曰。今夜月黑。奈何行險。匪中豈無能者。設有備。吾軍其有利乎。吾決以詰朝往耳。余廢然而退。中夜。西風甚勁。吹送鎗礮聲。隆隆可聞。而吾營軍號之聲亦作。促睡者起。旅長飛令軍中曰。悍匪夜寇鄰城。何可以弗救。汝曹往哉。宜鼓勇。勿失機。又令軍需處支發鎗彈。人五十顆。詎軍需處之二三執事。或被酒而睡如死人。或外出而作宿花蝴蝶。或與一二上級軍官。角糶蒲於倡寮。軍人乃大譁。幾潰。比軍需長踉蹌歸。欲發鎗彈如數。而所儲曾不及半。蓋爲執事之不肖者。營私舞弊。囊則飽而藏則匱矣。旅長大怒。然以若輩咸有奧援。勢不可以窮治。窮治則將開罪於上峯。於已必無倖。第命軍需長罄所有以應變。人攜子彈二十顆而行。則已東方欲白矣。行行遇鄰縣駐防軍。可四五百人。余以爲彼我兩軍。中途邂逅。當可合而爲一。協以圖匪矣。庸知此四五百人者。服裝未改。面目已非。蓋已化身爲匪矣。視其軍中。俘虜累累然。推者挽者。啼者號者。類皆少女。輜重林林然。筐之篋之。囊之橐之。類皆重器。彼軍與吾軍故稔

。則有以隱語招誘吾軍者。則有以美女財帛炫惑吾軍者。吾軍於是心動目動。相顧而噪。遂入其羣。竟反戈焉。余右肩被鎗。痛而仆。佯死。念兵而匪。軍人之恥也。余誓死不爲。雖然。余以擊匪不敵而死於匪。猶可說也。不死於真確之匪。而死於化身爲匪之暴軍。毋乃不值。余故佯死以誘之。以倖免於萬一。吾軍有與之抗者。皆死。賊軍乃揚長行。余俟其去遠。乃撥叢尸而起。洒淚吊一行死友已。憤然折回。將詣旅長而告變焉。歸途乃赫然遇雲某。戎裝峨峨然。怒馬前驅。從者數百人。余駭然忖曰。莫小覷他。臂創猶新。而能勇往。畢竟是個健兒。吾一向爲不識人矣。余乃迎而告變。雲曰。諜者告我矣。趨從吾行。滅此而後朝食。余聞而壯之。欣然躍馬從之行。然而自南自東自西自北。不遇一匪。雲乃彪然暴怒。會大雨。乃馳歸營。其近衛竊語予。具言雲某所以負傷奮勇。前也怯而今也勇者。蓋別有懷抱也。雲某戀一土倡曰梅仙。蓋尤物也。雲某獨占花魁。珍逾禁樹。詎爲鄰縣化身爲匪之暴軍。刦美人而逝矣。雲某之衝冠一怒。只爲紅顏。平時惜死愛錢。甚至欲與匪類聲氣溝通。以圖一己之福利。一旦爲土倡梅仙故。遂爾奮不顧身。是何異平西王之於圓圓乎。噫。雲某真荒儻矣。雲某思梅仙不已。命其心腹死士。紛然四出。有知梅仙行蹤者。受上賞。偵得刦掠

梅仙之主名者。受中賞。能知暴軍所向者。受下賞。已而偵知梅仙爲一排長氏李者所得。李面首嬌好。梅仙亦安之。因授計於李。褫戎裝懷紙幣。卽夕輕騎從間道而逸。梅仙則暫匿色身於某尼院。

(以下逸梅續)

(五)

逸梅

此事余以後莫知其究竟。蓋翌日我連卽奉調至豫。爲轉運槍械故。余以鬱憤感寒而病。幸淮上同袍有朱姓者。人故伉爽。今拔足戎行。居貨於汴。向投契。蒙留至家養疾。逾兩月始愈。余亦不復歸魯。方在朱君家。傳聞雲連長爲土匪所戕。或云因爭一女子故。爲一軍需長所殺。究不得其詳。所云女子。倘卽梅仙乎。旣而朱君仍薦余入營。仍得補隊長。朱與駐衛輝某營張連長有舊故也。未幾張病歿。代者爲奉天人。姓郁。暴悍無人道。會鬧餉事。革去差使。繼代者。亦其黨。性更狡獪。酒後宿娼。或匿土妓家。連夕不歸。衆效之。軍紀蕩焉無存。隊長有敢爲虜人勒贖之事者。旣舉發。置不問。余憤而告退。欲歸。朱君復薦余至直隸之北通州防營。曾經兩次戰事。皆勦白匪。皆勝。白匪者。卽白狼之餘黨。蟄伏萬山中。搜勦不易。其出也。劫富室及商旅。聚衆恆數百。甚驍悍。自經兩次痛勦。居然移向他處。其

實以鄰邑爲壑耳。半年不見匪跡。商民安堵。兵亦無事。專以聲色賭博爲娛。餉又積欠。無物可供揮霍。於是倡自某連。易前所獲白匪衣裝。冒匪劫民。效尤者接踵起。禍更烈於匪。民間有後門驅狼前門進虎之謠。某師長知之。亦不敢懲戒。以半良心之調停。俾稍延民命。將肇事諸軍。託言他故。檄之出關。發欠餉之半。諸軍亦願之。以該地貧瘠已極。稍有財產者。皆遠徙百里之外也。余斯時亦不復錚錚露頭角。惟不爲昧良心事。而有可以爲力。解脫人性命者。稍稍盡吾心而已。當時實不能以此語出諸口。今始可言耳。踉蹌出關。薄游遼瀋。臥榻之側。他人鼾睡。叢生險象。環境日非。諸君咸熱心國事。日閱報紙諒無不撫膺悼歎。矧余親至其地。親見其事。山川城郭。落日秋風。淚未嘗不涔涔下也。因念一人歌哭。難回天地之心。萬斛波濤。早變風雲之色。吾而馬革裹尸乎。亦有奚益。是以屢動歸心。夢繞故鄉之邱墓。再不決志。恐爲異域之孤魂。吾初不料吾轟轟烈烈之熱忱。竟頻受當頭之冷水。澆得我幾無熱氣矣。提筐而出。行歌花街。抱甕之餘。醉眠雲壑。吾計既定。吾行遂南。

(以下眠雲續)

眠雲

(六)

戌卒語

九

第

三

期

嗣是吾邑東郭外。三里而強。有村落曰杜村者。忽多一荷鋤擔糞之人。泥翠露於曉風。披朱霞於落日。半畝蔬畦。生涯在是。兩間茅屋。棲息自由。伊何人耶。則歸自關外之余也。小街委巷。負擔而呼。賣菜之聲。破人曉夢。則余之朝出也。小橋流水。茅店三家。濁酒一壺。醺然獨酌。則余之暮歸也。余在外數年。糾糾武夫中。不無相知者。亦常與通訊。俾余得知近日事。故郵差之急足。時時破我階下綠苔。鄰里有數家。漸知余爲曾經戰陣之武士道。暇則煙桿一枝。毛褐一領。來詢以世外之風雲。故我短檐之下。時時有襤褸不子之田舍翁。或踏明月而來。或負溫暄而至。頗令息影田園之客。不致與岑寂之歎者。致足樂也。余與通訊之人。自以淮上同袍朱君爲情親而誼厚。一病無歸。蒙調湯藥。下榻兩月。歡若弟昆。余去書。有云一笠一簑。可算英雄末路。朱君答書。則謂半村半郭。直疑神仙初階。蓋玩其語氣。若有不勝艷羨者。於是知客中多驚悸之魂。林下有優游之日。不如歸去。歸歟歸歟。昔之人語不虛也。且荷槍實彈。日爲殺人之事。斯若何職業乎。然而兵不能廢。亦出於不得已耳。曾文正公有言。行軍以不擾民爲本。而此輩皆殃民之賊。不以銳鋒向敵。每改乘轅而入村莊。輜重之車。纍纍捆載。粉白黛綠。旣藏嬌主將之營。嫖母無鹽。亦分潤小兵之室。慰

情聊勝於無。急迫不暇多擇。此其黑幕爲如何。一回首焉。余此數年之歲月。不知何以挨過者。幸而入鮑魚之肆。終覺其臭難聞。蓋時時掩余鼻也。所有余消遣之事。則買幾卷書。與之訂良伴而已。諸君皆名流。倘休沐有暇。亦願攜手出郭。一過我江村乎。短籬之伴。尙有黃花。矮屋之旁。不少紅葉。二月杏花。殊堪比艷。時方秋暮。佳色猶存。一壺白酒。滿盤新蔬。東道主人。略堪供給。余此後不爲國事之談。醉後則拍掌唱山野村歌而已。蓋自淮上以至魯省。爲余激烈時代。殫留豫燕。病後氣衰。爲余因循時代。出關而後。爲余感傷時代。今則自闢天地。夢魂無驚。爲余閒適時代。誓將終老白雲鄉矣。諸君其謂我何。今日早起。天未明。道無行人。忽一鵲向余。頻噪不休。似報我以喜者。果遇故人。又得見諸君。寧非大幸乎。於是衆人各酬以一觥。暢醉而別。

（集錦小說第二篇請明道開始）

◎ 古 惜花曲

百衲

催花花自開。惜花花不迴。茫茫三萬六千劫。皆咸陽火與昆明灰。吾聞佛有菩提樹。朝聽說法暮封霧。更聞西方忍事花。消受靈風光掩露。殷七七與王蘇蘇。趙鸞鸞共薛素素。同是惜花人。芳顏不能駐。勸君莫借金縷衣。勸君莫唱鷓鴣飛。好花當折直須折。今日韶華明日非。

● 掌故 邊荒恨蹟

指嚴

座客談黔陝亂事。方咨嗟。一客乘酣縱談曰。邊陲遠。儘多異聞。其間恩怨軋轢。強弱吞併。雖區區兒女生死事。動亦關係國法人道。聞而不平。如今世口頭禪所謂黑幕者。軍興以來。又不知凡幾矣。舉一證之。莫如吾叔所遇紀生。個中情節。別具叮嚀。非燕書郢說也。紀生者。浙之秀州人。清光緒壬寅。曾領鄉薦。旋因京華罷黜。殊不得意。某友紹介之於劉崧生軍門。生亦願慕班定遠。投筆從戎。慨然就見。劉使掌書檄。磨盾之餘。常揮斥詩文以自遣。蓋長卿之諡巴蜀。少陵之詠出塞。豪情勝概。不讓古人也。劉愛其才。時為延譽。駐節河東者二載。河東無不知有紀生。生亦感劉甚。相從不去。會黔匪亂起。朝命調發西征。特授劉主帥。而督師則周達武公也。周武人。勇敢善戰。然輕聽僉壬。多猜忌。鹵莽不諳人情。遇事輒徑行直遂。人以是少之。願治師有紀律。且屢奏功。朝廷倚向方殷。莫敢斥其短。周以故沾沾自喜。頗輕劉。旋因駐師黔中。與寇相持。軍書多暇。忽好吟詩作字。知劉饒文學。乃稍稍引近。因得薦紀生之才。周亦加禮焉。時時以塗鴉漫稿相質問。在周欲自矜能

第

三

期

文。藉免識丁之誚。且博儒將之名。而在紀則又以爲不恥下問。感恩知己。如杜老之於嚴武。方當掬誠以獻。不知其針鋒之相左也。一日。周又介劉以新著黔陽雅歌示紀。欲紀贊揚數語。將畀其戚某君付刊。某君亦喜弄翰。而多伏獵之訛。爲周題跋附尾。紀旣病周作之蕪蔓。概加刪勒。並斥某君之非。稿壁返。周大不謂然。因目紀爲狂。益疏之矣。

周督師好諛惡直。而其下類多貪詐者流。黔西土富某甲。擁資自豪。頗有夜郎故態。所居連山縣谷。與苗嶺接壤。山陰高峯。終年積雪。甲異想天開。據以財役人之勢力。令取雪代土木。建築一娛樂地。美其名曰雪園。就峒中曠地百餘畝。圍以叢箐所編之垣。上皆蓋以雪花。晶瑩彌望。其間所有亭台樓閣。山石林麓。無一非雪所成。光輝炫人目精。中爲五層大樓。几案陳設。以及欄楯窗牖榜額之屬。無寸木塊磚。屢雜爲之。雖一切器皿鏡盃碟。皆冰雪也。窗上玻片。亦係薄冰所夾持。樹木之幹。皆冰筋之巨者。而花葉無論矣。路中稍加鑿鑿使澀。可受步履。跬步以外。咸滑不留足也。樓旁爲雪假山一座。山上有亭翼然。冰柱而雪代龍衣者。望之一白。惟窗間略以黑色鈎勒而已。牆壁間加以雕鏤。鬼斧神工。罔不妙絕。山椒林薄。間爲雪獅雪象以逮鳥雀鹿兔之屬。栩栩如生。旣成。東邀各峒富豪會宴。客入

其中。無不嘖嘖稱異。匪之渠魁。亦有爲上賓者。而周挈幕客親往焉。甲爲周特設盛筵於樓之最上層。並迎騶從於山外。預告園中極寒。未備爐炭。惟請多加裘繭。藉以取暖。周笑頷之。及登樓。僕爲敷厚褥。始就坐。坐定。獻茗果酒肴。桌上咸布厚氈。食物雖甚熱而雪桌不稍融化也。周大驚贊。問其故。甲笑不言。盡歡而歸。因命幕僚各賦詩紀之。競傳爲盛事。紀謂劉曰。此禍根也。恐匪患自此益深。而某甲且持短長以陷周矣。君盍進諫。以盡同舟誼乎。劉乃密訪某甲蹤跡。果得其狂妄狀。先是甲恃富驕縱。好人譽以主公。家人奴婢食指盈千。猶以爲未足。則使附近土人皆從己爲隸屬。土人嗜財。相率歸之。峒匪聞其然。亦願依附。蓋誘其金穀也。甲忽感異夢。欲帝制自娛。然實不諳朝市儀制。雜舉土人之略識演義故事者。令掌制作。乃於所居之大門兩旁。揭檠其上曰東西轅門。又榜大門曰。午朝門。顏其大廳事曰金鑾殿。又令其佃奴租役。戴大帽。着長衫。充宰相將軍及六部大臣。每逢朔望朝賀。則各賜點心一盤。謂之御賜。且教之皆叩頭稱謝而出。黔西山僻之地。固無人發覺。亦無官吏過問也。及匪亂起。地方令長稍稍注意。某邑宰因事過峒前。忽見村愚十餘人。衣冠行山徑中。手各一盤。怪而詢之。皆云頃自皇帝處來。此等食物。皆由御賜。宰詫其語。

知爲土富某甲迷夢。喜其可圖。卽拘數人入城。餘人返犇訴諸甲。謂縣官無狀。敢捕吾家大臣。請皇帝作主。甲雖妄想。而亦知畏官。亟謀之戚友某乙丙。乙丙固曾讀書識字。應試作秀才者。丙且能文。善草回小說。聞甲言大笑曰。誰教蠢獸若是。把皇帝當作戲劇乎。今縣官將食汝肉。傾汝家。奈何。甲駭問計。丙曰。無他。速撤轅門。幔除午朝門金鑾殿等字。又焚毀法物及違禁物。重賂縣官求免。如不允。則吾尙有計。甲如某說。縣官果尙嫌賂薄。未滿慾壑。丙曰。今周督師前隊已駐貴陽附近。其幕友中數人。與吾師皆文字交。吾求師往說項。必可得挽回也。甲乃賂丙而備厚幣求周幕。周幕貪其賄。果爲之夤緣上官。移邑宰去。立釋佃人。其事遂寢。甲感丙德。且以周幕可恃爲護符。思結納之。丙遂慫恿甲築雪園以邀周。周徇幕友請。竟紆尊往焉。事過而悔之。然主此計者周之妾弟。周爲所蒙。置不問。劉諗其詳。乘間進言於周。周曰。吾亦知其非是。會當嚴禁若輩私相往還。劉以爲然。歸語紀。紀曰。殆非誠意。正恐養癰適以貽患耳。未幾。匪果襲周營。幸劉麾下備。紀乃以計出奇兵襲富人某甲巢穴。幸得轉敗爲勝。事平。某甲誅。乙丙避山中得免。朝命周移師秦邊之階州。使劉會師幫勦。蓋階方患回亂。廷議欲令周帶罪圖功也。

● 筆記 崑仙別傳 (續)

石翁

金鷄三大王者。春秋時晉國之靈輒也。距汾水五十餘里有偃山。小山也。山有金鷄峯。土人立廟祀公孫杵臼。程嬰。靈輒。三人。號公孫杵臼爲大王。程嬰謂二大王。靈輒爲三大王。相傳有金鷄峯結義事。如三國演義所謂桃園結義故事者然。故視之爲昆弟云。偃山下有趙莊。居民多晉趙氏苗裔。立廟祀三人。在典午之世。因見夢於莊長趙某故。趙故仕魏爲某縣令。自司馬氏篡。遂棄官歸。隱居不出。廟旣立。民有所禱者。頗著靈異(按以上敘述亦皆崑仙自言之)金鷄三大王曰。諸君聞余名。卽知余之歷史。然左氏傳但詳余前半世事。後則缺而不紀。故世但知余倒戟以禦公徒。脫趙氏相國於難。(按趙相國謂宣子)不知此後余於趙氏。有絕大之關係也。當屠岸賈率其黨以滅趙氏也。惟趙莊子之妻莊姬有遺腹在。及莊姬免身生男。公孫杵臼與程嬰商量立孤之事。以爲必殺一假趙孤。使屠岸賈不疑。而後真孤得保全。於是二人謀取他人子誑屠岸賈。又議定公孫杵臼與假趙孤同死。以堅賊信。悲夫。余至今述及之。余心猶不能不隱隱作痛也。諸君諸君。亦知所謂他人子者。果誰氏子乎。諸君試設身處地一想。人卽窮窘凍餒。寧骨肉相守以死。誰肯以此寧馨兒。輕棄諸不知誰何之鄉哉。

第

三

期

余以深感趙相國活我而得終養吾母也。以爲其恩至大。雖曾倒戟以免相國。尙不足言報。下宮之難。余與公孫杵臼程嬰均不死。爲立孤計也。時余適有一子。與趙孤之生。相隔僅數日。因念欲存趙氏。公孫不惜一死。余又何敢珍此一塊肉。而不肯捨之以答相國乎。趙氏惟此孤。死卽斬。余他日尙可有子。故決然忍痛棄之。俾死賊手。迨真孤得脫險。隱於山中。卽令吾妻乳之。我前救相國時。相國問我姓名。我不告而亡。旣而耕於邊境耳。然亦不料後此再有存趙宗一事。一飯之施。不獨已身食報。又且澤流子孫。人可不勤於種德哉。余沒後。上帝鑒余微忱。俾余與公孫杵臼程嬰同爲偃山之神。惟立廟受土人所上尊號。則自晉武帝時云。春紅秋雪樓主人亦紆以詩云。身衣手線念春暉。游宦他鄉空手歸。終養百年誰實賜。報恩原只爲慈闈。其二云。千秋義士姓名彰。共識金鷄三大王。欲向趙莊訪遺蹟。偃山萬木鬱蒼蒼。其三云。翳桑一飯念深恩。兩脫危機祖與孫。誰道錚錚八義外。(後人有八義記傳奇)甯馨尙有小忠魂。其四云。棄兒存姪後賢有。猶是一家骨肉親。比伯道妻更不易。還當孝義頌夫人。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臞仙館主人降壇事。

臞仙館主人降壇曰。吾有唐梅妃也。姓江氏。莆田人。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

第

三

期

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我曰采蘋。開元中。入宮。余性喜梅。所居亭池臺榭。悉植數株。每花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忍卽去。上以余所好。戲名曰梅妃。恩幸倍至。余則自號曰暉仙館主人。死後仍而不改。記嘗侍上賦詩鬥茶。諸王在座不避也。會楊玉環入侍。愛寵日奪。上雖不見疏。而余常避面。蓋新陳代謝。四時推遷。天理人道之常。無足怪者。上顧念舊情。時蒙賜召。恆託疾謝之。一夕。遣小黃門密召。蒙諭立即至翠華宮。不許違命。余恐獲戾。乃勉強應召。宿西閣中。叙舊愛。悲不自勝。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妃子（楊玉環）已留閣前。當奈何。上被衣起。抱余藏夾幃間。既而玉環入。見御榻下遺烏。遂與上絮絮不能休。後世文家洪昉思。譜長生殿傳奇。中有絮閣一齣。寫玉環之妬。亦可謂醜矣。後上使封珍珠一斛。密賜余。余不受。謝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汗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以付使者。令進御前。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自此始。以上所述。雖與各本紀載。稍有詳略。諸君諒已聞之。惟余將死時事。與死後之志。世無傳者。今特以告諸君。俾傳述於世。知余之用心。可也。方翠華西幸。鬻權兵諫。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時上心爲之碎。余聞訊。亦深痛之。

。因思使我聖明天子。寢食不安者。以胡兒故。欲報此大讐。念惟有犧牲一身。庶幾得近胡兒。剗刃於過膝垂垂之腹。爲天下誅此賊。亦以洩上之忿。無如胡兒不卽來。而都城不守。亂兵肆掠。余志不獲酬。而將有不測之禍。轉一念焉。生不能得賊。死當爲厲鬼以殺胡兒。不較爲完節而清白乎。志旣決。遂自縊於梅株而死。後世傳爲亂兵所殺者。非也。余魂至地府。請於閻浮王者。願攝安祿山之魄而擊殺之。王者諭以祿山凶逆。不久人世。彼合死於凶人之手。破腸裂腹。不勞爾纖纖也。惟爾有志。或傷其一體。亦可洩爾之怨。爾好自爲之。余唯唯。念彼旣前定慘死。亦可已矣。因瞶其目。俾失明。禍至不及防。後祿山特寵後妻段氏子慶恩。長子慶緒懼見廢。謀先發以襲位。乃使閹豎李豬兒夜中持大刀直入帳下。以刀斬祿山腹。祿山先患目疾。日加昏昧。至是眼無所見。欲索牀頭佩刀。先爲豬兒竊去。須臾流血數斗而死。然則余一死之志。亦可云少酬矣。其後上皇歸。屏居南內。鴛鴦瓦冷。翡翠衾寒。心念玉環。寢廢食減。生死異隔。悠悠經年。入夢不曾。魂魄何處。爰有道士。曰楊通幽者。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卒不見。惟余固知玉環所在。因念

第

三

期

彼生前行妬。死後儻亦悔之。我當以直報怨。况又憐念上皇。烏可不通一消息於方士乎。乃見楊通幽。謂之曰。爾雖旁求四虛。亦曾上下東極乎。何弗絕大海。跨蓬壺。至最高山上多樓閣之處訪之。彼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門。額署玉妃太真院者。卽是也。於是釵合折半。七夕誓言。得還奏上皇矣。余絕不以玉環生前事置於懷。聞者必以余爲度量寬廣。非也。凡智取術馭。恃寵凌人。良心蔽。私欲侈者。生前自謂得志。死後大夢已醒。方懺悔之不暇。故明哲之士。反以種種背謬之心思智力。爲極痛苦之事。無異身陷地獄也。於是壇弟子咸悚然屏息曰。敬受教。春紅秋雪樓主人紀以詩云。臙仙冰雪淨聰明。避面能忘愛寵爭。甘向玉梅花下死。勝他逼諫鸞權兵。其二云。蛾眉英氣逼人寒。殺賊何嘗地下難。一躍雙瞳功已奏。屠腸裂腹血盈盤。其三云。等是仙家謫降身。玉妃懺悔豈無因。千年魂魄常無媿。端讓河山正氣人。其四云。荒荒浩劫萬人悲。報怨尋仇無已時。三萬六千盡荆棘。到頭懺悔總嫌遲。蔡君曰。此又一事也。未幾而有蝶衣散仙降壇事。

● 奇情 橋中樂

(續)

天台山農

山居事事幽勝。出門數武。卽遇泉石。煙霞環映。便成仙境。黃翁與子映霞生綠溪行。望對

岸丹崖碧嶂。如列畫圖。洞壑纍纍。恍若真靈窟宅。飛仙往來。特溪澗湍深。不可渡越耳。久之。溪盡峯轉。始得一石磴。橫臥溪心。兩旁水僅沒踝。黃翁命子脫屣而涉。由磴渡溪。須臾。已在溪之對岸矣。復行數百武。始得一洞。深廣可容數百人。几案丹竈。皆石爲之。器皿咸備。上有石龕。龕中鑿石爲男女像。兩兩成曹。若夫婦然。飾以璽采。儼麗如生。蓋卽黃翁所謂劉阮仙眷也。爐中香篆猶溫。似有人住持者。黃翁謂吾年少時曾游此。今久懶於尋勝矣。猶憶洞後有庵。女冠居之。修真辟穀。不納生客。未知今尙存否。盍入視之。乃攜生再進。卽白石壇後轉。路頗黑暗。且黏滑不易着足。石鍾乳滴滴下垂。潏然作聲。遙視深處。微有一線天光。卽匍匐而行。始抵一口。宛轉出之。果別闢一境。石洞數十。若蜂房然。聞中有木魚步虛聲。乃歷窺之。或瞑目趺坐。或低眉誦經。皆絕色美女子。黃翁不敢動問。在洞外瞻拜而已。頃之。忽見一洞中獨有兩女子。其一背坐插花於鼎。翁與生循例拜之。外坐者年可三十許。忽發語曰。爾父子果來乎。三十年因緣。自當不虛此行。但非仙靈驅遣。俠士効勞。恐尙有意外魔劫耳。此乃翁修善之報。映霞生他日當好自爲之。語畢。卽推背坐者出曰。速去。見爾翁夫。毋忘撮合山也。背坐者振衣出洞。赫然乙女。明豔嬌羞。飄飄

若仙。態度勝於曩日。女曰。吾輩宜速行。此間不可久留。乃相將前趨。攀蘿附葛。不復由來時洞中路矣。陡聞水聲淙淙。顧視向時巖洞。已爲瀑布所隔絕。水簾飛練。迄無人影。因就松間石上小坐。問女何以至此。女言當日夜間一莽男子。劫妾出房。以衣裹之。妾號呼求救。迄無應者。黑暗中奔馳數里。抵一家入之。其家亦有翁媪。彷彿似曾相識。男子以妾界媪。求其庇護。妾涕泣求媪送歸。媪不允。乃爲男子拼擋牀榻。欲得妾而甘心矣。忽欵門聲甚厲。媪不肯啓。其人已排闥入。虬髯獠貌。手出利刃。卽欲殺男子及媪。俱長跽哀免。其人乃挾妾及男子於兩脅。如提嬰兒。大步出門。妾遂昏然暈去。不知人事。比醒。則已在女冠洞中。妾拜問何地。女冠言與汝有緣。且留此灌花汲水。暇則誦經。百日後災難盡除。當與爾意中人相見。百年姻眷。天然湊合。此間山靈二大仙。已爲爾煞費苦心矣。妾問其語玄妙。亦遂安之。每念雙親。愀然神沮。女冠含笑慰藉。語絕雋妙。妾漸覺悟。不復悲愴。前日女冠謂妾曰。爾翁及夫行且至。爾可攜洞外果實儲之。攜歸獻贈也。語次。出囊中丹橘十餘枚。香氣噴薄。色澤黃潤。遠勝常種。又言洞中平日。俱以此爲糧。食之不飢。女冠且不食。僅取洞外清泉一勺。徐徐嗽飲而已。黃翁與生聞女言。知爲仙靈所佑。乃向洞瀑叩禱數

四。始攜女遵塗而歸。則已歷數晝夜。乙翁皇皇。疑黃父子又失踪也。

黃翁得女後。與映霞生送歸乙家。乙媪大喜。額手稱慶。亟往二仙祠焚香頂禮。既而甲乙二翁相謂曰。此案已鳴諸官。今得女不報。恐遭反坐。宜速入城撤消前訴也。方將啓行。事已爲某丙所聞。見乙女歸而其子無踪。疑爲黃父子所害也。馳入城先報縣署。比甲乙二翁至。令以先入之言爲主。卽羈二翁於署。強令供丙子所在地。黃翁乃直陳前所歷各境。令猶不信。城紳某君者。以每年購橋來山中。得識黃翁。映霞生往求紳爲緩頰。令畏紳勢。始釋翁。令二役隨翁訪前洞。期得丙子所在。且猶羈乙翁以爲質。蓋丙有積資。已賄通令及縣署上下。務達其反噬之目的也。黃翁不得已。乃偕二役至二仙祠禱祈。遇前廟祝。袖出一籤曰。（石屋洞中各有緣。枉用心機萬萬千。十惡人居石屋洞。仙家妙術本無邊。）黃翁旣得籤。卽向二役詳解。二役亦願往。且走告丙偕往覓焉。至則偶像依然。而洞後無路可通。大爲失望。二役以爲甲翁欺己。猙獰相向。勢將用武。甲翁惶懼無措。願從他徑導役往。役大怒曰。誰耐爲汝僕僕耶。汝與廟祝通同一氣。欺誑吾輩。須知今日得見其人則已。否則吾輩必有相當對付。某丙從旁助虐。聲色俱厲。謂不如縛彼於此洞中。而質其子婦於我家。須得吾子。

方釋彼三人。二役既得丙賂。力贊丙議。立出索將繫甲翁。忽一人虬髯偉貌。登息而入。大聲斥役不得動手。旋戟指言丙曰。汝縱子行惡。不知自悔。反誣善良。天將假手於我以罰汝父子。尙敢在此肆惡耶。且此仙靈清潔地。爾輩任惡踐踏。肆行作惡。今日不汝宥也。語罷。卽將二役擊倒。又舉手中齊眉棒將擊某丙。丙伏地哀號。甲翁急前叩首致詞曰。俠士仁人。幸勿累老夫無以自白。如能指示石屋洞在何處者。此案卽可昭雪。俠士高義服人。想不吝指教也。虬髯收棒而言曰。吾本爲指導而來。不意又遇不平事。故欲懲警奸惡。以抒憤憤。今爲翁故。暫留彼輩生命。速隨予來。因拉甲翁及某丙出祠。二役強起從之。抱頭屏息。不敢作聲。虬髯乃導四人前行。步履如飛。惟甲翁不知何故腰脚甚健。追隨前後。不爽咫尺。二役及丙則臨汗相屬。幾致望塵莫及。峯迴路轉。石梁在望。虬髯忽指對面一洞大聲曰。惡奴幽囚於此。爾輩自往覓視可也。言訖。聳身一躍。長松落落。雲葉迷離。早已失其人所在。衆皆駭愕不已。乃匍匐循梁而過。甲翁獨邁步直前。了無懼色。丙與二役。俱疑甲翁已得仙人傳授。羅拜請釋前嫌。甲翁曰。公等勿爾。且得丙子。再謀歸後事宜。衆唯唯。及洞門。門內有呻吟聲。入搜之。則丙子果仰臥其中。藉草爲茵。意態自適。而狀如白癡。呼之亦

殊不省。曳之出洞。則大笑狂舞。謂吾方與美人尋歡於羽帳牙牀中。胡爲曳我至此。丙見其
囁語。大慙慙。乃與二役挾之置石梁上。推曳而過。深礪萬丈。稍一失足。立成齏粉。懼駭
萬狀。丙子又不受羈縻。時時搖動。衆皆爲之搥汗。維持良久。始得度險。既歸。二役返報
於官。官疑甲翁與虬髯本同黨。欲窮治之。爲丙修怨。乃召丙子至。問其入洞情事。丙子忽
清醒。歷言已之行爲。謂瞰乙女美。欲得爲婦。而業爲映霞所聘。心不甘服。乃謀諸某媪。
媪言映霞不允喪婚。乙媪意頗悔。事可圖也。乃竊父金賄媪。使說項。未幾。事不就。吾乃
思強取之。因乘乙翁請宴之夜。伏其舍旁。乘間飾爲映霞之貌而入。攫女踰垣。避入媪家。
卽復至甲家劫映霞。使書券讓妻於我。蓋我夙從拳師習柔術。映霞非吾敵也。且吾與黨人相
稔。得女後卽將載之至滬。不意甫出乙門。卽有莽男子力擊予面。予欲狂奔。而途徑已迷。
不知所向。且覺所挾乙女。亦已爲莽男子奪去。欲與奮鬥。而其行如飛。轉瞬不可復睹。自
恃勇力。直前狂追。約數十百里。天色漸明。則視追處。仍在前村林中。正憤憤間。忽睹溪
岸有一女郎。攜筐而行。其美勝於乙女。遂涉水求之。女郎顧視而笑。絕無拒意。予趨就之。
女郎仍前行。手指前山。似相邀約者。予詫爲奇遇。曲折追馳。越石梁而過。得一石洞。

女郎招子入。其間繡帷錦衾。不啻大家閨闈也。遂與女郎燕昵。不復思歸。一日。女郎謂子曰。子自造惡孽。敢於劫奪人婦。今爲山靈所怒。將降罰於子矣。明日。有覓子來者。子將從之歸。惟一語須記取。宜勸汝父行善。勿行賄害人。否則汝必墮石梁下以死。汝父亦將不免也。吾方哀女郎勿遽別。乃忽有人曳我出洞。今乃知爲子父覓子。然此非甲父子之咎。實仙靈俠客。懲戒吾之罪惡而已。令聞言。猶以爲囁語。意頗不信。翌日。忽枕邊得利刃一函一。驚而啓視。略言爾得賂敢陷善人。不速銷案。吾必不宥汝。令懼。乃托言仙靈示夢。甲乙翁果爲善人。映霞與女亦前緣注定。丙子劫奪之罪。宜判徒刑自贖。遂親往二仙祠拈香致禱。而視映霞與女行合卺禮。始歸署。

甲翁既得佳兒佳婦。不欲修怨於丙。乃挽丙及其子。使禱於二仙。求懺悔。且愈狂疾。蓋丙子自縣署詳陳後。忽又昏迷。歌哭不常也。適台郡數縣遇大水災。哀鴻徧地。丙乃捐家產之半。以充賑濟。且舉一歲所得之橋值。悉購米施賑。自率妻子布衣蔬食。助甲乙翁藝橋。辛勤逾年。子疾果大瘳。甲翁感其悔過。乃以族女妻之。於是兩家盡釋嫌怨而爲姻婭矣。是日。子適還鄉循視橋林。甲乙翁俱來存問。歡然逢故。映霞夫婦一對璧人。携酒食餉子於橋林。

間。予痛飲至醉。甲翁爲予歷述往事。且引丙子相見。亦溫溫然佳子弟矣。次日。又謁二仙祠。恍惚若有所睹。予樂甚。顧視橋林彌望。奇香鬱然。不禁筆飛墨舞。爲之疾書如右。雖大方家或斥爲荒誕不經。所不計也

(完)

● 劇談 求幸福齋劇談

海鳴

▲定軍山

最近余叔岩出台於京中三慶園。第一夜戲碼。爲定軍山。帶斬淵。從前老譚慣例。第一日亦唱定軍山故叔岩仿之。攷湖南土戲班。陰歷正月初二唱醉神戲。亦演定軍山。是則此例必爲戲班中自古所創。非老譚臆造也。

叔岩之定軍山。從轅門討令演弓起。其實此場尙說不到定軍山也。叔岩台風甚佳。殆非他伶所可及。初唱首段二六。「師爺說話理太差」等句。以功勞簿上查一查之「查」字。唱得最切實最干淨。的爲陽平聲干干淨淨之查字。唱二六板。陽平聲之字在下句上收結。不拖其他助腔之音。非有真實力量不辦。叔岩此句。確有實力。吾最佩服。第二段二六。黃羅寶帳一段。此凡一般唱十八扯者皆能之。但從無一人唱得對也。叔岩歌此。句句都精。其所謂精者。字

第

三

期

音清楚。使腔皆準據字音而來也。譬如「百步穿楊射中他的盔纓」句。人人皆知於此要一個花腔。但究竟唱對幾個字。殊不可必。叔岩唱此。百步兩字。唱得單簡。穿楊二字。尺寸稍慢。穿字確唱成陰平聲。楊字確唱成陽平聲。姑舉一例爲證。殆恰與百代話匣老譚戲片探母坐宮二六一段將揚字改木易之「楊」字同音。有聽過此戲片者。揣摩坐宮中之楊字如何發音。再以此音施之百步穿楊之「楊」字。并將穿字必須唸成陰聲。則不難于揣摩中得其唱法而知其妙處矣。定計斬淵一場。接着夏侯來書之幾句道白。如「殺一陣敗一陣」等句。均唸得極慢。「敗」字尤有力。因有此「敗」。而後始能斬淵。故鄭重交代此一「敗」字也。又此劇在編排時。編者亦煞費苦心。故始有此定計一場。蓋全劇重在斬淵。如草草混打一陣。來一個拖刀計。便將夏侯淵拖死馬下。究屬草草。故於接書一場。極力描寫。以襯起下場。然後始覺斬淵非易。雖拖刀祇屬一刀。然此一刀如何下手。固曾費黃忠一夜籌思也。但此種妙計。必須苦思而得。亦未免唐突黃忠。小視黃忠。故黃忠接書時。囑下書人道。「老夫修書不及。照書行事」。隨便幾句。便將下書人打發回去。可見此時已有定算。及下書人走後。自言自語道。夏侯淵書信來得剛剛湊巧。」云云。是又已大計定妥。祇待向三軍發令準備明朝戰事而已。

于是藉發令之機會。唱幾句快板。以襯起本場之聲色。并于一更至五更。每更須作何事。對三軍一一說明。以變換唱腔。使觀者聆此優美片段之音調。卽知此下一場之打仗。必非尋常打仗可比。末句唱「老天爺助我成功勞。」「老天爺下來一嘆調。」「勞」字下使一長腔。與南陽關所唱甚同。本可一踢腿。一舉手。卽行下場。然此劇之黃忠。唱完此句。竟不草草下場。又獨自徒手揣摩翌辰之戰法。如何射。如何殺。如何敗。如何用拖刀。一一以手勢預習。及習至拖刀時。微帶笑容。自信此功可成。于是飄然而下。此其細緻。非叔岩亦絕不能表現出來也。錢金福去夏侯淵。臉譜絕精。渠臉本瘦削。然開出夏侯淵之臉。腮部甚豐。虎虎有生氣。是亦當今獨一無二之武淨矣。王長林去夏侯尙。帶一尖槌之帽。甚別緻。被黃忠生擒時。黃忠一刀將其帽斫下。復以刀摩礪其首。作欲殺狀。伊眼珠隨刀而轉。妙不可云。鮑吉祥于上半曲去嚴顏。亦甚穩重。總之。此定軍山一劇。如余叔岩。錢金福。王長林。鮑吉祥。或爲老生。或爲武二花。或爲武丑。或爲硬裏子。皆當今劇界惟一無二之人才。故二慶此一曲定軍山。亦當今惟一無二之作矣。

統觀全劇。是劇爲一篇絕妙之偶數的對仗文章。第一場討令。黃忠由下場門出。繼之。嚴顏

由上場門出。對仗也。先有天蕩山而後有定軍山。對仗也。黃忠問嚴顏追趕何人。嚴亦問黃追何人。結果。每人均殺却一人。而逃脫了一人。便宜一人。反之。張郃與夏侯尚問答。亦各得一人之死訊。與痛哭其各一人之死。皆對仗也。夏侯淵生擒黃忠之部下先行陳志。黃亦擒夏之姪兒。走馬換將。而奇計以出。奇功以成。於是此一篇對仗大文章。始於以結束焉。文心之妙。得未曾有。孰謂舊劇中無佳構乎。

諸滑稽詩話

雙熱

三期
三
第
同鄉宗子威。詩伯也。數年來。執教鞭於北京師範學校。每遇假期。輒與京華名士樊樊山輩。詩酒聯歡。雜以謔浪。年月日。名伶劉雲峯入都。樊山等諸名流。遇之於席間。子威戲讀唐詩破句出對曰。雲峯古木無人徑。(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一座沉思。苦無成句。樊山掀髯微笑。擊箸朗吟曰。風岸迴橋獨夜舟。(細草微風岸迴橋獨夜舟)以破句唐詩對破句唐詩。真是天造地設。妙在銖銖悉稱。絕無斧鑿痕。

同鄉蔣元慶志范。善以文章遊戲者也。海虞市上。有茶寮曰湖園。園主王姓。眇一目。酷肖軍人舉槍射擊時之瞄準狀。人皆呼之曰小眼王大。志范戲製一聯曰。湖月大佳齊放眼。園林

小住合稱王。內嵌湖園小眼王大六字。頗傳誦一時云。

虞城慧日寺僧某甲。與城西監生殿主持尼阿壽。同榻吸煙。爲警察所獲。予口占一絕云。和尚尼姑太不該。橫陳一榻把燈開。壽星閒唱歪歪調。警察高呼去去來。諺云。壽星唱曲。老調。今阿壽口吹無腔短笛。當是歪歪調耳。只一歪字。便活畫出吸煙時之狀態矣。

衆院初選舉。吾邑有錢霖其人者。以別號運動當選。衆查選舉冊。無是人焉。以告選舉監督。答言冊上無名。當然無效。予聞之。又口占一絕云。霖也真成阿木林。錢霖當改作錢零。後來運動君須記。零字還宜改作靈。改作零。謂其所耗之運動錢。等於零也。改作靈。祝其金錢有靈也。此詩蓋諶而虐矣。

予有叶諧不叶韻之村學究八詠云。老眉老眼做先生。好個糊猴隊裏王。幾隻檯多長短脚。一間屋似水車棚。書聲哼作蚊聲細。煙矢燒成狗矢香。竹椅板牀繩絡凳。一堂七亂八縱橫。子曰詩云信口呼。倘逢生字更含糊。季康子變李麻子。如是夫訛知足夫。三復白圭成白圭。一聲黃鳥化黃鳥。誤人子弟該該死。別字連篇約約乎。一陣哼七一陣號。羣猴先笑後號啣。無情戒尺當頭劈。特別靈牌信手敲。薄薄耳根扯欲豁。纍纍疙瘡積彌高。鼻青眼腫尋常事。饒

你聰明也打消。短竹煙筒尺二長。牛溲馬勃臭爲香。掀唇露出牙齦縫。撚指牽連爪甲黃。挖得荷包多補綴。敲來石火響丁當。閒將火紙搓成捲。把個煤筒竹管裝。腦後長拖豬尾巴。彎彎曲曲又歪斜。遮頭慣戴爛毡帽。代步何須薄笨車。響布（因其歇力霍洛作聲也故名）罩衫長統襪。開花雨傘老釘鞋。隨身攜帶黃煙桿。去到前村吃碗茶。老濃茶泡紫沙壺。帶得回家一路呼。歸坐教書先咳嗽。學生依樣畫葫蘆。磨硃點句瓜生子。把筆描書墨濫塗。待到夕陽明屋角。一羣小鬼出鄼都。幾個猴兒鼻涕拖。黃毛小辯蟲營窠。念書艱似開荒地。背誦急於倒便壺。笑笑俱全真丑角。頑皮不愧令高徒。有時開個花花臉。臭墨塗來一撮胡。先生圖利不圖名。幾卷破書當點心。三字百家稀爛熟。學庸論孟囫圇吞。尋常零用難登賬。亂念三官瞎講經。瓜架豆棚閒嚼舌。高談天地又君親。似尙形容得像也。

● 家庭小說 古井

（續）

桌呆

三

吉生既被好奇心所驅。又想安慰他的失望。便問道。你與這姓鄼的。有什麼關係麼。女子再向四邊瞧瞧。答道。這裡若果是鄼姓住宅的痕跡。我却大有複雜的關係。五六年不到此。今

日偶然走過附近。不知不覺。趕到上面來了。雖說滄海桑田。想不到竟變得如此利害的。實在令人非常驚異。他說罷。又走到泥堆一隅的一棵枯的梧桐樹旁。說這裡應當有一口井的。他凝視樹旁。見紅土稍凹。自然的成一個圓形的潭。吉生便道。你一說。似乎下面有井的。到底這空屋。坍塌了二十年光景咧。天晴時。不過做做小兒們的運動場罷了。樹木任他乾枯。土地任他蹂躪。我搬到這下面來住居時。起初四五年間。還瞧見有一間破屋留着。後來就坍塌在雜草之中了。吉生僅把自己記得的事。想些說說。再看看這女子的風貌人品等。暗暗下推測的判斷。這女子的年齡。當他二十一二。那麼十七八年前。與這空屋有關係。他一定還不過三四歲咧。那時住着的姓鄔的。雖不知是何等樣人。大概是他長一輩的親族。這女子或者因着什麼家庭關係。寄養在這裏的。各人的境遇。種種不同。那裡料得到呢。他留心着井在那裡尋覓。難道有什麼秘密的謎含着麼。總之這空屋與我自己。物質上毫無關係。精神上倒是個很不尋常的親密者。在今日又是必不可少的有價值之身心慰藉場。我又是這荒地的擁護者。苟與這地有關係的人。能夠說出空地的歷史來。在吉生實是近來的快事。對面的雖是個初見面的年輕女子。不好過分打聽。但是他也不管。將自己坐着的樹根讓他坐了。問道

。請勿見怪。你是那裡來的。女子一聽。躊躇道我麼。……我現在住在H街。老實說。這墳沒的井底裡。我母親的靈魂。永久含淚埋着。說罷將洋傘柄兩手撐在地上低頭沈思。吉生不覺驚視女子之面。說你母親的靈魂。……此時女子仍默默無語。吉生又道。此話不該我問。你母親難道不是尋常死的麼。女子即道。是啊。是投井自盡的。吉生道。那麼當時的住居人姓鄔的。就是你父親麼。女子搖頭道不對的。他又歎歎續道。那姓鄔的。不獨我母親。也是我畢生不能忘掉的仇人。說出來也難爲情。我母親本是一個妓女。我也是在他妓女時代生的。所以至今不能曉得我真的父親是誰。忽然姓鄔的把我母親娶了去。我也一同跟着。不料姓鄔的已有正式的妻。我母親沒有地位。我自然更比母親沒有地位了。起初倒還無事。後來姓鄔的夫人。從家鄉趕來。同時家中就鬧得不堪。那時我纔能行走。也不懂什麼。只是把姓鄔的叫做父親的。那夫人深恨我母女二人入骨。我母親本是身心柔弱之人。受了一年多。實在忍不住。有一天。也像此刻那麼黃梅天。他抱着五歲的我。向後面井中一跳。那時我若一同死了。也不致今日那麼傷心咧。後來把我一人救活。不幸的母親。竟就此送命。我每每想到此事。真是坐立不安的苦痛。後來要安慰母親亡靈。也曾到這泥堆上來過二三次。無奈

身體不自由。這五六年間。却從未來過。今天忽然在這附近有些小事。……這女子說了這一大篇。他一雙眼睛。不住的對梧桐樹下凹處看着。被他一說。確是那凹處。像是下面有井的樣子。

感情極發達的吉生。很替這女子的境遇表同情。他所講從頭至尾的悲慘話。雖是事實。倒很像那虛構的舊小說。好奇心更覺興奮了。吉生想再進一步。打聽打聽這女子的境遇。即道。原來有如此複雜的事情。確是很可憐。那麼你此刻是獨身麼。女子答道。也不能說是獨身。不如意事常八九……女子兩頰一紅。又道。像我這種命運惡的人。無論到那裏。總不會舒服的。只得一切斷念。聽天由命了。聽他口氣。定是嫁了人了。看他服裝言語舉動。也不像是一個無知識階級的人。吉生又說。我倒順便問問。那姓鄔的。還好好活着麼。女子答道。詳細是不曉得。二三年前。在西門外某公司做着總理咧。吉生道。既是公司中的總理。定是有相當的資產與名譽的人。你爲什麼不去尋他呢。女子嘆道。去尋他。他若不見我。也就完了。就是肯見我。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我也無從攀緣。我的希望。只消在未死之前。能夠明白我自身的來歷就夠了。我雖迷信。只是求神拜佛。問卦扶乩。天天在那裏祈禱着。井底的母親

靈魂。倘使曉得我的心。就是在夢中也可以將我父親的姓名說出來了。我到底是個薄命的人。恐怕到將來瞑目時。也未必會曉得父親的姓名。自己的來歷。只是度着岑寂的生活。自己想想真厭了。他說罷。眼角中雖含着淚珠。却微微的一笑。吉生即道。這却是做子女的道理。不過你母親在妓女時代生了你。你要得確實的查攷。也是很難。有什麼你母親的親戚或是當時曉得此事的人活着麼。那女子應道。沒有。不過聽說我母親妓女時代有一個長久雇用着的婢女。後來嫁在M鎮。我總想到那邊去打聽一下。無奈這目的還沒達到咧。那女子的話。愈說愈增悲感了。吉生說M鎮麼。那是我那邊熟人也很多。只消曉得姓名。就可以寫信去打聽的。吉生宛如已被此事吸住。說完。就等他回答。他即道多謝。那人所嫁的丈夫。姓名都沒曉得。……他又悄然道。我是生成一副聽天由命的命運。說罷。長嘆一聲。陰氣充滿的天空。暮色蒼蒼。居然下雨了。吉生仰望天空。說下雨了。這女子也向上望望。說道。雨下得很大。初次見面。不料倒驚擾了先生一下。吉生道說那裏話來。我終是不應該問了許多失禮的話。我就住在下面梧桐樹旁的屋中。下次來看荒地時。不妨過來坐坐。我是姓薛。女子即道謝了。說緩日過來驚擾罷。實不相瞞。現在與我一起的人。是在鐵路局中。事情很忙的。

第

三

期

說罷。他就告辭。走下去時。還看看那井邊。大有依依不捨的樣子。

吉生想再留在此地。也沒有什麼意思。只得回去罷。看看那女子的後形。正在走下去。一步步深入晚雨之中。宛如一枝帶露的白桔梗花。被風搖動着。吉生回到那憂悶的家中。夫人已把晚酌的菜準備好。在燈下等他咧。

四

從此以後。吉生對着這荒地的心。更強烈了。以前什麼也不曉得。并且不想曉得的荒地之歷史。雖祇有一部分。已偶然從這女子處聽得了。從種種意味上。百倍的刺戟他神經。亢奮他神經。於是每每走到這悲慘殘忍歷史永久秘着的空地上。就想起那可憐的無父之女命運來。髣髴白桔梗花似的女子顏面。已如簾外之月。映入我眼前來了。又髣髴像梧桐樹下凹地中。隱隱有泣聲了。難道是什麼蟲聲麼。實在像是女子的泣聲。吉生也不怕。并且想只消我自己力量能夠。就把這井掘出來。細細檢查他的井底也好。同時又想起那白桔梗似的女子來了。自己再想會他一次的希望倒小。最好把這井底幽怨的泣聲。直接給這女子聽聽。但是這希望竟脫空。那女子不但這一天。連過了十餘天。二十餘天。也不見影踪。

到了七月。舉行孟蘭盆會了。這空地上井中的無祀孤魂。還是我來吊吊他罷。這一天。吉生照常上去。正當酷熱天氣。附近的六七個小孩。已先在那裏遊戲了。他們滿頭是汗的做着戰爭。綠陰深處。蟬聲斷續。那隱隱的泣聲。自然無從聽得咧。吉生似乎很不滿足。並非他喜歡陰鬱沈滯。他見了那些頑童的跑跳喧譁。倒不如寂靜的精神來得舒服。他把眉頭一皺。說真是討厭的小孩子。他也不去看那凹處。打算徐徐走下泥堆去了。忽聽小孩子中一人喊道。鄒景芳。這一回是你做敵人。要被我們捉了細起來咧。就有人答道。好的好的。我來罷。回答的。是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吉生不覺退後二三步。對那叫做鄒景芳的孩子看着。這不消說。那姓鄒的一個鄒字。很有力的觸及吉生耳鼓。一個充大將軍的說道。捕虜把軍用地圖藏在懷中。鄒景芳君知道麼。不必用真地圖。樹葉紙片都行。當他地圖好了。那鄒景芳道。地圖也有。望遠鏡也有。到我來做斥候時纔可捕。說罷取出玩具的望遠鏡與一張畫圖紙來給大將看。於是下號令道。兩面分開。立刻舉行衝突戰。孩子們分做兩面。兩面的斥候活動起來。一回兒鄒景芳被中國方面捕住。大家就一陣大笑。此時吉生走到那小捕虜旁邊。說你姓鄒麼。鄒景芳聽了很驚。其他孩子。也驚異的觀看吉生臉上。小兒們的遊戲時。最忌的是大人們

來妨礙。那小捕虜答道。姓鄔不好的麼。吉生道。沒有什麼不好。你的神氣很勇壯。所以問問你。平日不見你在這附近遊玩。你家住那裏。那鄔景芳道。我住在下面小學校背後。新從西門外搬來的。吉生說不錯。却是從沒見過你。父親呢。孩子道。父親西門外的公司停了。昨天聽得父親說。這泥山上。是昔日我家的舊址。所以今天與他們一同來遊玩的。

小捕虜回答得很明瞭。并且不問他。他一一肯說。吉生自然非常滿足。就問道。你父親叫什麼。他埋怨道。你怎麼只是打聽我。父親叫什麼。我不知道。小孩子們見他問這些話。却是討厭的。吉生便說那麼我就不問了。說罷。徐徐下去。走到下面街上。順便去找找小學校後面。果然有一家新搬來的。門口寫着鄔寓二字。主人叫什麼。仍舊不知道。再到十字路口酒店裏去一打聽。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紳士。夫人還不過三十歲左右咧。此外有一十歲光景的孩子。只此三人。小孩子不像是那婦人生的。生活很富裕。那房錢要八十元咧。大概的樣子已明白。裏面事情。自然無從知道。吉生將門牌寫在小簿上。然後回去。只消曉得了那女子的住處。就可以去通知他了。但是此刻沒有法子。

(未完)

● 律詩 嶗山望海

徒南道人

嶗山望海

三十九

客汴小錄

四十

蹇徑奇雲撥短筇。不聞人語入鴻濛。一山鐘磬搖天滿。十面峯巒到海雄。便欲臨風呼鶴馭。偶然飛唾落蛟宮。蓬萊方丈知何似。大嘯鸞音蜃氣中。



瑣記 客汴小錄

半狂

開封爲汴之省城。亦汴省繁華之所在地也。不過地僻內河。遠不能比漢皋。居戶均短垣蓬門。街道亦泥濘狹逼。初下征乘。如入鄉鎮。有騾車爲客運負。洋車使人代步。騾車守舊式。洋車則殊精美。新者明燈潔座。鋼輪薄桿。若滬上之私家包車。車夫亦殊敏捷。斯爲開封之特異點。惟精美如斯之洋車。多乘菜臉污服之士著。不禁爲之呼冤。車資甚廉。往還里許。僅十數銅子。且車夫均自卑異常。多給以一二子。卽躬身道謝不止。

城內有三數廣闊大街。卽爲熱鬧市集。如南郡之租界。然聚精萃華。悉在此間。道路鋪石子。房屋均新築。崇樓傑閣。極目皆是。裝潢粉飾。亦多麗瑰。此固汴省之無上上繁華區也。舉凡銷金窟。買醉肆。行樂地。修飾處。均蒼萃于是。此間之樂。亦可令人忘蜀矣。

開封市上。毫無旱荒景象。熙熙攘攘。喧譁似昨。旅舍在市上者。以大金台迎賓爲佳。余寓大金台後之小花園中。有一船室。而顏曰靜讀軒。中有鐵床二。沙發一。坑床一。中西雜陳。

。處置不得其當。房金連膳。每人二元。膳凡八肴。飯饌同上。味尙不惡。此爲金台之最佳房。金台爲開封之維一旅社。開封爲河南最盛之區。然則余所寓之室。是爲全汴之模範房間無疑矣。一笑。

余寓後爲一小院。中有魚池。有坤伶曰董梨花者。卽居余房之後。梨花年當月圓。貌頗可人。不過衣服不入時。裝飾不講究。初意來此地演劇。乃久未取得包銀。先盡義務以籌賑。繼自唱以打泡。日用無所出。乃祇得別營生涯。不可究詰矣。余征車初下。梨花在院中。自玻璃窗中。灼灼視余。余知爲坤伶。乃招之來譚。因廉得其情況。爲之浩嘆。彼有弟曰董小茹。年十二。亦已漏臉。能戲甚多。演于該處之戲園中。碼子在倒二。壓軸角兒。固已不凡。余觀其在庭演習白水灘盜御馬落馬湖諸劇。大致不錯。而勤習不輟。力求往上。的是可造才也。據霞哥告。此兒常唱鬚生。武戲尙未漏過。長此勤習。日後至京滬間。大可走紅。余以大器望之。卽梨花亦綺年玉貌。不落人後。如演劇不差。董家不愁凍餒。正可出走他埠。曷必令梨花爲此可憐之生涯。梨花眉目酷肖已故桂珍。余乃益動憐愛之意。惜不能久駐開郡。不然必爲慰藉一二。

開郡有落子館。杜家鼓書。哄傳一時。彼都人士。大有舉國若狂之概。杜大貴芳標三字。與劉娘翠仙之在燕申。盛幾相若。每日五時許奏唱一次。點戲一元。每日少至五六支。多至十幾支。杜孃貌頗媚膩。身段稍差。敷衍則殊週到。音吐亦極清脆。所奏梨花大鼓。大致與在申之孫大玉相彷彿。霞哥及友人祝康二子。惑之甚。耳熟能詳。乃能背誦梨詞。熟流無訛。祝君且能朗聲高唱。二子均積學士。爲教育界之有望者。乃屈尊紆貴。而效魯調。亦可見迷戀之深矣。余不甚喜山東音。而癖好京大鼓。二子則謂京音不若梨花之細致。余示以翠仙焚稿本。祝君乃大呼遠不如大貴所唱。各人見地。不能相強。然梨花鼓書。設非大貴。檀口曼度。簧舌巧囀。二子必且以謂肉麻而遠之。今者設大貴易而爲人人笑開口笑之口技。吾知二子且以爲曲肖各物。藝具萬能。韵味無窮。爲之神往焉。一笑。然大貴之藝。確有深造。大貴之色。亦值得傾倒。孫大玉孫大鳳李雲卿李玉顰。實難與京。若謝大肉（大玉因其胖。故諧音之曰肉。）淫姑娘（卽銀姑娘因其浪。故諧呼之曰淫。）更難並提。在開郡已二年許。盛況初未少殺。據云。今冬將返魯濟。明春更至申濱。大貴年約二九。或謂返濟。大貴之假母。未必許之。因其入款。連條子錢（每次自十四元至二十元）月可五六百元。固一枝錢樹子也。

如往申者。難臻此數。因春申人士醉心梨味者。遠不若開封之多也。

杜家豔名藉藉。而妝閣殊卑陋。卜居市末。識之者僉可入室。室中一榻。一牀。一方桌。布置簡單。惟尙清潔無蒜味。訪豔者雜坐一室。各不迴避。此大貴所以示其無私好也。在妝閣中偶及游詞。輒搖子止。防爲室外人所聞。有妹貌不如大貴。而有溫柔之致。不過春山常蹙。不豫之色。望而知之。於此可見彼輩身世。必有不可告人之可憐處在焉。鼓娘妝閣。可任意盤桓。此風在申。固不行也。杜家書在開郡爲駐唱最久者。現在申之京大鼓女子李云紅。亦曾蜚聲於此間。特遠不敵杜大貴之魔力。論者謂杜氏雙美。大姑娘以俊秀勝。二姑娘則以柔媚勝。藝則大姑娘固梨花鼓娘中之翹楚矣。

曾有鼓娘曰郭翠仙者。見貴於貴人公子。公子無所缺憾。特師傅不授以錦繡文才。昊天不賦以清秀眉目耳。故未能見重於郭孃。公子傾倒已久。至屈其尊貴。每日光臨落子館。竭力捧場。郭孃落寞依然。未許其一親芳澤也。公子忍無可忍。祇得現其本來面目。易惜玉憐香之柔情美意。爲養鶴焚琴之殺風景舉。遣衛卒二。挾郭孃至。欲以勢強成好事。孰知郭孃燕趙佳人。亦挾壯氣。竟不爲屈。據柱大罵。甯爲清白鬼。不沾骯髒氣。公子計窮。祇能遣之。

郭嬖乃卽他走。聞者僉服其強毅云。

●花
史 看花瑣語

花萼樓主

海上伎院。門巷湫隘。室內修潔者亦鮮。堂中高拱管仲畫軸及財神堂。龜奴雁行列。見有尋芳者至。或拽鈴以催侍兒。或高呼某伎客人。繁文增多。韻事轉失。較之鴉兒吠客。鸚哥喚茶。雅俗之判。不啻霄壤。

青溪畫舫。曲巷女閭。所以永慶昇平。潤飾鴻業。阻礙有力主樂不可極。慾不可縱之說。於是工部局有抽籤之舉。事固大佳。但公倡於表面上已有限制。私倡驟添不可勝算。或有更名而爲者。枇杷門巷。猶是兒家。訪翠平康者。仍洋洋謂人曰。昨宵經過人家。莫辨趙李。由是以觀。則禁娼之制。亦等於禁煙。於人道何補哉。

余澹心品顧橫波。稱其弓灣纖小。瘦不盈握。當時之重纖足。竟勞文士形之筆墨。自歐風東漸。通商各埠。得風氣之先。咸以不纏足爲時髦。青樓中尤甚。狎客評花。亦皆重視纖腰。輕視纖足。而中年冶婦。幼曾裹足者。至是盡謀解放。其實趾骨已折。雖放而步履仍艱焉。妓人妝面。既竟傅粉。復施脂於兩頰。考之鏡奩廣志有曰。略濃者爲酒暈。淺者爲桃花。薄

薄施朱。以粉置之。爲飛霞。年來海上曲院中競尙飛霞。爭鬥妍媚。間有蛾眉淡掃。脂粉不施。鬢髮如雲。鬆鬆編挽。不知者幾疑爲女校生。每屆隆冬。則又相率易釵而弁。撲朔迷離。總之使湖海賓朋。烏衣子弟。靡不目炫神迷。逢迎恐後。遂令情長氣短。沈溺日深。然如此妝束。年來不僅青樓中人如此。卽良家婦女。亦多作飛霞妝者。魚龍莫辨。有識之士。怒焉憂之。

滬南自設半淞園以來。春秋佳日。游客踵接。而今年春。龍華修葺一新。士女慕之而歸者。亦紛至沓來。日斜風定時候。猶見裙屐少年。携三五妖冶。載笑載言於綠楊陰裏。較之山陰道上。修禊流觴情狀。無多讓也。

妓女早起。以亭午爲常。午膳以日暮爲常。亦有日暮方興者。夜膳以十二句鐘爲率。開樽宴客。例不卜晝而卜夜。往往歌舞未終。不覺東方之既白。人以爲樂。實則自促其壽耳。

每至妓院張宴。半酣。有操淮徐音或北音之乞兒。年約十餘。男女皆有。向席膜拜訖。然後作虎跳。翻金斗求鈔者。此係在房內求乞。若在房外歌小調。或京曲。以及伺於曲巷暗陬。覘豪客來。尾隨其後。哀求施舍者。更不計其數。誠所謂哀者自哀。樂者自樂。然而隸教坊

中之嬌娃。出身泰半寒峻。假母但知愛鈔。狎客止解求歡。雖一曲紅綾。自有投贈。奈數聲金縷。長此飄零。及至年華老大。門前冷落。求欲爲商人婦而亦不可得。名花無主。弱絮仍飛。安得十萬金鈴以護之。萬間金屋以藏之耶。

載酒尋芳。留髡送客。乃五陵年少之快事。客有年歲稍長者。雛妓咸尊之曰某老。或戲呼乾老子。其實尊而不親。遠不若信口亂呼爲老三老四等稱之親熱也。葦葭倚玉樹。應亦自慚形穢。有改唐詩以嘲之曰。花酒三千桌。茶園二十年。一聲乾老子。雙淚落尊前。真堪絕倒。紅豆詞人。每譽小花園舜琴。爲今之李香君。蓋因熊鳳凰欲以重金購之。舜琴不願。嘉其志也。余獨謂非。熊秉三雖類開府田仰。舜琴安能冀香君娟靜秀美之席耶。今適朱。

今之善謔者。輒以俗吏比妓女。以其諂笑事人。氣節喪盡。以吾所聞。妓女有賢於官吏者。則爲張瀛仙。張初出山時。爲滬軍都督人事科長所眷。遂出資梳櫳之。訂終身約。若溪陳無爲。本有好色名。見張而悅之。科長伺長官色笑。密勸張薦枕席。瀛仙大罵科長無恥。立與之絕。旋歸於裘五。

愛第有冶名。體骨皆媚。尤物也。曾爲周某側室。因不安復落風塵。易名靜第。樹幟於福致

里。吳興絲商某。欲納爲小星。其妻諫之曰。靜第前在周氏宅。尙不能安。我家富不足稱敵國。試思能供其揮霍否。某商信之而罷。

天籟昔隸民慶里。娉婷娟好。膚理潔白。年十六。三湘老將王公。爲之梳櫛。情好甚篤。每於舞台歌榭間。佞倚作喃喃語。倍極親愛。白髮紅顏。相映成趣。無何爲吉林退職師長高二奪去。王雖不悅。無如何也。然高二戀之未久。亦卽棄去。天籟身世自傷。常於宵分飲泣。假母遇之甚酷。迺於上年夏。自投律師於朱某。哀求保護。居然得自由。復移居於迎春坊。工部局第一次抽籤。名亦在列。臨期恩卒。遂從一僮夫去。或傳龍非池中物。暫時屈蟻。不久仍當破壁去。

過激黨三字。爲近來偵探誣人之利器。犯之者。雖親朋昆弟。不敢援拯。甚有投井下石。等於前清時之爲人指作革黨然。徐生。談者佚其名。新自柏靈返。爲仇家指爲過激。捉將官裏去。親族徒嗟歎不敢辨。徐與妓人唐新新有素。唐聞之大痛出資爲延律師辯護。已且上堂證質。義正詞嚴。問官無以難。科告密者以反坐罪。徐得釋。而唐因是焦勞致疾。不久死。徐躑躅大哭。暈厥者再。乃殮以室人禮。扶柩葬祖墳傍。所以報其援救恩。聞者兩賢之。

●滑稽小說 臨時疫院(續)

天憤

(六)掛號處

一天到晚。最熱鬧的地方。要算這個掛號處。那時三位醫生。都雇定了三肩藤轎。現停在那裏。那般病人。有錢的。都坐了藤轎進來。沒錢的。就叫人扶着進來。急病的。就把板門抗着進來。你推我擠。弄得掛號的筆不停揮。有時連喝茶小解。都不得空。那診察室裏三位醫生。更是苦不盡言。名說是三個人。其實兩個出診去了。門診的。只有一個人。看這個是急病。那個是危險症。又要處方。又要打鹽水針。這個打針。本不是容易的事。別的醫院。打一針。要費五六塊錢。如今聽見不費分文的。自然逢到有病。不約而同到疫院裏來了。我們在旁邊看着那些病人。一大半是垂頭喪氣而來。歡欣快活而去。你道這藥水針打得好不好。靈不靈。這些事情。當時別人不覺得的。只有掛號處覺得。

(七)醫生之呼助

看看開院已有八九天了。那病人真是。一天到晚。一晚到天亮。來個不了。那三位醫生。個個口乾舌燥。面紅頸赤。看光景。自己也要生病了。章老先生便對三位醫生說。諸君熱心救人

。本來可敬。只是自己身體。也應得保重些。醫生說。話是不錯。只是我們息一些力。就少救幾條命。自己憑着良心。想想還是犧牲自己的好。當下金先生道。我有個姓朱的同學。不過不是本地人。如今却在本地。何不請他幫幫忙。邵先生也說。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姓王。一個姓阮。如今都在上海。不如打個電報去請他。顧先生道。我還認識一個人。是浙江公立醫學畢業的。姓陸。就在離城三十里。索性一起去請他來罷。章老先生呵呵大笑道。好極好極。我先替有病的人。謝謝他們諸位的熱心。當下真是函電交馳。第二天早上。陸先生到了。晚上王先生阮先生來了。朱先生因爲自己也有門診。只好隨時過來幫忙。阮先生又打個電報。到南京去招他一個姓任的同學來。不上三天。院裏頭又來八個醫生。個個有本事。那病人來的益發多了。那怕離城十幾里。幾十里。都趕過來。當時還有兩位本來行道的。男的姓吳。女的姓周。也是一心一意的幫忙。這也是合縣的人。幾世裏修來的福呢。

(八) 大鬧龍燈

天下最悲痛的事情。自然算生病。若說到疫病。乃是格外悲痛的。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那怕有丟不了的。捨不得的。少不得的。缺不得的。只要一傳染疫氣。真是人生朝露。活

潑鮮跳的。會輕輕易易的死掉。你道悲慘不悲慘。就算這臨時疫院的醫生。個個手到病除。究竟還救不了許多。那些偏僻鄉村。生病的。要趕也趕不到。不是眼睜睜看他死。還有什麼方法呢。不料天下的事情。竟有叫人萬想不到的。一方面疫院裏頭。辛辛苦苦的想法子救人。一方面那些很有面子的。却出來大鬧龍燈。這龍燈。天天晚上。要在疫院門前走過好幾次。大約算是各位醫生診病辛苦。給他開開心的。最可笑的。是一班大人先生。平日間。言規步矩。滿口的仁義道德。匡綸經濟。碰到這種防疫的公益事情。連正眼也不瞧一瞧。偏是聽得有龍燈看了。直喜得二萬六千毛孔。都張開了。一到晚上。電燈才亮。伺候着太太姨太太少奶奶小姐丫鬟僕婦。大夥兒到熱鬧街上店鋪子裏去坐着。真個是釵雲鬢霧。粉膩脂香。只贏得那些年輕子弟們。摩肩擦背。來來往往。吵個不了。那站崗的警察。也合不攏口。跟着尋開心。好在有驅瘟逐疫一個挺硬的牌子擋着。所以這龍燈。便一天盛似一天。今天有十二花神。明天有八仙過海。大後天又有高蹺臺閣。不要說本地城內城外鄉村人鬨動了。更有些鄰縣的。也乘車趁船來趕熱鬧。於中還便宜了一班剪綵扒手的。大獲其利。那個縣知事。也是好好先生。明知道這龍燈不是好頑意兒。只要鄉紳們不出來反對。也便落得做人情。開着

後門。也偷偷兒去儘看。鬧到後來。打架的也漸漸多了。失掉東西的人。也漸漸多了。熱鬧地方。擁坍房屋的。也不止一處了。便有一班不識時務的失業鄉紳。借此要出出風頭。就在警察署裏進了幾張稟單。那位韓警佐是何等樣人。馬上和縣知事會銜。出了禁止龍燈的告示。連夜刷印出來。一面便和頑燈的重要人物。說明了。只等龍燈押末一天。纔把告示貼出來。這一來。真是上令下行。鋒利的了不得。最有趣的。是這班頑燈的子弟。大熱天氣。去出了幾身臭汗。再去吃了肥肉葷腥。個個酒肉發作。嘔吐不了。便去臨時疫院裏去吃藥。這種消耗藥品。却是疫院裏不曾預算的。

(未完)



花縣知事批梅柳氏控夫梅大郎寵妾棄妻判詞

東園

花縣知事判。茲據梅柳氏。控夫梅大郎。寵妾棄妻等因。案本風流。筆宜月抹。查梅郎仙尉。神采難描。柳氏娼家。情絲易縛。虛度芳菲之節。反羞蕉萃之時(卽柳氏謹見唐代書)鳩占鵲巢。誰能遣此。雞爭蟲食。吾末如何。醋海生波。雌風怒激。羹牆顧景。娥月爭輝。揆其積忿控夫。飾詞寵妾。夫固陽綱不振。妾尤陰教莫遵。動輒勃谿。難填慾壑。入門見妒。側室工譏。牝雞抵隙司晨。鸞雁乘機鳴旦。不待鏡臺之曉。紅拂私奔。爲藏金屋之嬌。青衣寵眷

花縣知事批梅柳氏控夫梅大郎寵妾棄妻判詞

五十一

第

三

期

。不堪回首。昔時如鸚鵡相依。未免痛心。今日豈鴛鴦獨宿乎。小星既曠。陰雨有歌。笑對新人。恕忘舊好。雖美如桃李。而怨采葑菲。蠹沒同心。獸遺下體。譬鳩逐婦。恨難爲媒。牛女長離。參商不見。楊肥絮閣。珍珠誰慰寂寥。花瘦粧樓。粉黛久經捐棄。銀箏夜弄。別鵲聲悽。金鑑晨開。孤鸞色慘。不復記牛衣之對泣。亦幾忘鴻案之敬恭。晝燭殘更。錦衾獨旦。淒涼况味。傾軋情形。其志可哀。其情可憫。縱使美如城北。畏我與私我何云。吼比河東。唾人與偏人太甚。誠以臙脂有虎。絲縷縛蠶。顯揚專閫之威。隱奪專房之寵。不必恃傾城之艷。亦能爭傾國之妍。此人事之常。非世情之變也。爾夫寵妾。或有原因。小婦稱尊。甯無挾制。雷氏博尚書之號。雪兒抗文學之宗。桃葉青溪。楊枝白傅。愛移簪室。自古已然。迷惑陽臺。於今爲烈。竇妻錦字。壻鄉不肯回心。房老玉姿。退院猶存媚骨。據爾訴呈媿媿。爲茲勸誡諄諄。於邑蘭言。當堂花判。平情而論。覈實而言。下泣禹車。忍使眉蛾雙鎖。高懸秦鏡。詎容首鼠兩端。汝試思人彘銜冤。慘深骨醉。吼獅肆惡。聞悉心驚。茆首歌而恩渥下流。蘋蘩采而禮明中饋。雖上望夫之石。勿臨妒婦之津。賣簫何嫌。人言可畏。擲刀而去。我見猶憐。恕之以情。遣之以理。間或上陵下替。尤當原始要終。須知此唱彼隨。無

謂喜新厭舊。橄欖有甘回之候。楊梅無酸透之時。尙其媚藥預研。收儲蝙蝠。高梧待集。栖老鳳凰。坤靜而專。巽柔而順。前因且棄。後果再圖。本縣擁百里花封。廣萬家樾蔭。溺職司香之尉。厠身借玉之班。是過來人。爲和事老。候飭爾夫趨前拜竹。蒲鞭俾作贖刑。代該妾向內負荆。花蕩罰依匍伏。青紗步幃。解決議圍。紅粉爰書。新編成案。家庭扑教。閨閣叙盟。念此豸之娟娟。泯羣雌之粥粥。比翼伴荒陬之鳥。易地皆然。叩頭疑李益之蟲。所天不負。鷓鴣試炙。商量覓療妒之奇方。鷓鴣無猜。豁達擴包荒之大度。比目無滋反目。齊眉無效顰眉。閨房之樂。勿用多談。牀第之私。慎毋再瀆。此判。

● 筆記 酒痕春綠館酒痕

夢佳麗

眠雲

雲間某姓子。讀書甚慧。家中延師教之。年十七矣。猶未聯偶。師他出。卽偷閱艷情諸書。一夕。忽夢至一處。如大家園亭狀。花木池臺。怪石異鳥。目不給賞。旣而步過曲廊。深入內屋。有一少女。方在刺繡。見生至。停針起迎之。恍惚中似已知其名者。卽呼之曰佳麗。少女卽應曰唯。候郎多日矣。今始下顧。遂相將登樓。則女臥室也。陳室華美。均非常見物。

酒痕春綠館酒痕

五十三

。有琴聯一副。則師所書。因怪問曰。此聯何時請吾師所書耶。按其年月。師正在我家。何我未見其執筆也。女漫應之曰。卽託爾師之公子求得者。惟是生意師之世兄。何亦相識。方欲問。則見梁上一巨鼠。有八九寸。適墮生帽。驚而覺。是日愉悅迷離。無心讀書。託病而臥。既睡去仍夢至其處。乃續問女曰。某世兄亦相識耶。女曰。是吾母之寄子。故相親也。生問女已字人乎。則曰。字其表兄。嫁有日矣。今新寡。生心頗動。然以與師家有葭莩親也。不敢冒昧。恐聞於師。被戒飭。蓋師甚嚴也。方躊躇間。忽師之子攀帷入。見生先在。怒而以掌擊其首。生又一驚而覺。於是默祝續夢。終無痕跡。祝之年餘。杳如也。後乃始以其夢告於膩友。友慨然曰。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或曰述者諱言雲間某姓。蓋卽吳門劉生。畢業某校者。今已不幸矣。夢幾次後。遂染病不起。余亦姑以所聞紀之。不復究其果爲何人也。

尼庵艷藪

余閱舊小說。見一駭聞之事。因以推想豪華門第。家風墮落者。笄女少婦。飽煖多慾。惟侯門如海。游蜂浪蝶。永永隔絕。遂乃以尼庵爲媒介地。其萬惡叢雜。有不能盡狀者。良可悲

也。亟錄其事。以爲世警。俾家庭有所懲創。而欲爲社會保持道德者。於此藏垢納汙之庵寺。尤當深注意及之。斯可耳。某生者。恆狎游青樓。一日。閒行至某庵。庵中老尼。生所素識而相善也。見生至。嘻笑不止。鼓掌謂生曰。兩日作何好夢。將令汝快活死。生問何故。尼曰。五日後。可早來。幸秘勿洩。生唯唯。至日。凌晨。遣人邀生。至則鳴鐘鼓。禮佛號。僧尼麤聚。幾無容足處。生不知其意。稍坐。卽趨出。尼目之曰。且吃齋去。生以尼意在求施佈。探懷出金與之。尼捉生手而指其指曰。太不曉事。生猶未喻。徘徊日暮。欲俟閒遁出。尼揣知其意。挽入一小房。桌上明燈燁然。酒肴豐美。令生坐。扃門而出。微從門隙呼曰。且飲酒。勿憂寂寞。生徧視室中。設四榻。茵褥帷帳。悉豪貴家物。帳內先有三少年。各臥一榻。見生來。亦不驚異。生坐。更餘。聞笑語聲。啟鑰。尼秉燭。引四婦人來。皆艷粧。見生而笑。生卻避不敢前。尼引生袖。付一少婦。睨生曰。男子漢。反作態耶。各相顧而笑。三少年亦皆自帳內出。婦人各挾其一。就坐酌酒。謔浪歡洽。尼起曰。老物且避。諸婦亦笑而起。各擁少年入帳。生所主最少。尤妖冶。至四鼓。尼開門進卮酒。門外輿從雜沓。燈火繽紛。各起整粧。少婦贈生金盒子。玉鴛鴦。惜別登輿而去。生偃息至曉。竟不知誰

家眷屬。未幾。尼病死。無復後會。數年後。生疽發於項。三日夜。亦死。

朱企秋

雍正時。山陽有才女朱華。字企秋。耽吟詠。著有碧筠館詩詞草若干卷。嫁淮陰陳秀才文浚。伉儷甚篤。花晨月夕。極夫婦唱和之樂。生兩子。皆敏慧。企秋年二十七。以療疾卒。病殆時。曾作一聯贈文浚。并規誨二子云。大丈夫何至常鰥。當再求玉杵良緣。他時餘痛難忘。莫向新人談舊婦。小兒子終當有恃。勿輕信蘆衣故事。異日承歡惟謹。須知繼母即親娘。友人萬雲士爲余述者。謂見諸碧筠館遺集卷末。王浩然所撰朱企秋女士傳略云。

挽妻詩之質樸

山陰張笠亭。幼習米業。家計頗裕。娶妻駱氏。貌美。性情婉淑。伉儷甚相得。張以營業故。常在外。每歸。駱氏必謂之曰。君業已足。何不讀書習吟詠。爲行樂計。而乃奔走道途。風塵僕僕。與逐利估客伍。以君資敏。年又未壯。爲風雅士不難。自甘暴棄。殊可惜也。笠亭漫應之曰。諾。待我圖之。又半年。駱以產難亡。笠亭哭之慟。出一卷示人曰。此吾妻所作詩也。余不耐觀。故常不以爲意。且常強余學。余每婉言卻之。然不忍拂其意。每曰少待。

我當爲之。而今已矣。但不知余妻詩果佳否。戚里中有能詩者。閱之。拍案叫曰。工絕佳絕。豐於才而嗇於福。大可悲也。或傳其佳句云。庭院秋聲疑鬼語。關山月冷替人愁。又曰。秋冷一螢吟曉露。落紅誰惜斷腸花。蓋識語也。笠亭求人代作挽詩。人答之曰。夫婦之情。纏綿悱惻。豈他人所能代寫者。須君自作。方有真切語。於是笠亭奮然欲學詩。以報賂。先爲數語曰。我欲作挽詩。須等我三年。三年學得成。懽喜君生天。三年學不成。尋君到黃泉。亦友人傳述者。後未審究竟也。按笠亭所爲六句詩。質樸無修飾。實情至語。非他人所能代者。余謂友人。笠亭後必能詩。可以此卜之矣。

仿陳眉公名雋答語

昔華亭陳眉公繼儒。記岩栖幽事。曰。客過草堂。叩余岩栖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硯田無惡感。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寞。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吾友病樵仿之。亦作答客語。問夜初長。清興何遣。答曰。窗閒月出見梅影。枕上酒醒聞雁聲。問地甚僻。往還何處。答曰。

每從山寺開經帙。閒就園公辨藥名。問俗甚惡。引避何法。答曰。世態詎堪閒處看。俗人自與我曹疎。問晝方永。消閒何事。答曰。古紙硬黃臨晉帖。矮牕勻碧錄唐詩。問昔時兀傲之氣。近復何如。答曰。物外雖增新跌宕。胸中未洗舊崢嶸。問舊時髣髴之意。近復何如。答曰。毀譽要須千載定。功名已向隔生求。問舊時游賞之樂。近復何如。答曰。樵風未改山川舊。楔事空悲歲月遷。問舊時悲憤之懷。近復何如。答曰。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問舊時平康之游。近復何如。答曰。燭光低映珠簾麗。酒暈徐添玉頰紅。問舊時讀書之趣。近復何如。答曰。病裏猶須看周易。醉中亦復讀離騷。病樵熟宋詩。故能取諸左右逢其源。其風致固堪想見矣。

① 理想 簷滴

靈園

伊坐在客堂外邊靠窗一張圓漆皮凳上。抬着眼。望着天。一張嘴。緊緊合着。牙齒咬得窄窄地響。伊底手。插在腰裏。顯出那肚子。一上一下動個不住。似乎在那裏和人說話一般。伊不說話。伊底火氣有時從鼻子管裏衝出來。哼！哼響了幾聲。假若有人在伊面前。勢必被伊底火氣燒着了。這時伊面前幸虧沒人。在伊望着天。天怕伊火氣太大了。燒壞了伊底心和肺

。不知不覺從那一片烏白色底雲端裏。灑灑瀝瀝漏下幾點雨水來。想把伊底火氣澆熄。

伊見天下雨。伊依舊不以為意。伊更想起了剛繞和伊朋友因為學術上底新舊。伊和伊朋友都沒有是處。伊底火氣太大了。伊底朋友也不肯讓人。所以生出決裂。伊朋友真可惡。明知伊是好高生性。必要在人叢裏頭和伊夾七夾八底爭論。使伊不能下台。而且伊是崇尚舊派。伊底朋友必定要把新派來壓伊。真可惡。伊朋友拾得了一些新智識。便要反對伊舊學。伊朋友也會習過舊學。竟這樣。必定受了人底迷惑。因為別底事情。和伊過不去。所以要借端和伊爭論。「哼。教你識得。我必得要有一天。罵你個狗血噴頭。報你個落花流水。」

伊這樣想着。伊底火氣更大了。伊瞪着眼。緊着眉。歪着頭搖搖。伊底右脚。攔住在左腳膝蓋上。成為有節制底點蕩。伊底兩只手。依舊插在腰脅裏。伊底肚子。幾乎碰破。看那窗前底雨竟大了。如白絨繩般底一根根抽下來。塔前屋檐上幾處積水。跳過了水落範圍。連珠似底帖撻帖撻落在磚地上響個不住。

伊想今天下午不能出門了。伊要去訪一個舊朋友。伊也是反對新派。伊必能幫我底忙。去和伊底朋友交涉。天雨了路又一段。不能去訪。我難道這口烏氣今天出不出。就聽他到明天麼

。不能。不能。我吃過飯。拖了舊皮鞋。拿了破雨傘。我必得要訪伊。

伊想到這裏。伊意思決定了。伊暫時低下頭。放出插在腰裏底手。舒舒氣。從懷裡挖出雪茄煙。一盒自來火。伊把煙塞在嘴唇邊。伊張嘴開了。伊把自來火嘩喇一聲劃着。伊底煙就受燃燒了。伊靜靜地吸着。伊默默地望着。

叮冬。叮冬。伊窗外右邊牆脚下放着只二尺周圍底大水盆。湊巧上面對正那屋檐下底鉛皮水落一個圓洞。那水落受着了十念條瓦楞裡底支流。潤方向漫延過去。過着水落底圓洞。譬如得了泉穴。汨都汨都底衝下來。像蛇聲般大底積水已佔滿了牆脚下半水盆。伊隔着多時。忽然側轉頭。一眼看見。伊不覺頓住了。伊想。那只水落。沒有一個直的管子。通在地下。使那水亂衝下來。總不好。伊想。那牆下一件很好底陰溝。被泥濘塞滿了。總須搬去。使那雨水流通纔好。

雨下得比剛纔小了。水落衝下來底水。漫漫變了雨滴。滴下來了。伊眼睜睜看着。叮冬。叮冬。在水盆裏積水上面起泡。剛纔一個泡混沒。一個泡接着就來。每個泡起在水面。那四邊一時受不住壓力。珠子般四散跳起沒數底小水點。剎那之頃也沒了。那水盆底容積。只是漫

漫加大。假若伊不受水泡底驚動。伊必得默默地。過他安樂底生活。

伊想。啊。這是水泡一時底事實。這是盆水積年底歷史。水泡一個個隨後接上去。那前的要想反抗麼。伊底能力。祇可一時跳起幾粒水珠。伊終究混沒了。那後的要想壓迫麼。伊底能力。祇可一時加上幾微水量。伊終究混沒了。伊們一時底事實。成就了積年底歷史。啊。伊這盆水。一部分受着了驚動。伊大體是仍舊保持伊穩靜底態度。

「啊！這是伊底容量何等好啊。」伊末後鼻子裏底哼哼。變成了嗤嗤。噙着臉。忽地出口喊了一聲。伊底煙燃燒完了。伊底自來火熄了。窗外底雨竟止了。叮冬。叮冬。帖撻。帖撻。水落洞底滴水。屋簷下底滴水。落在地上。落在水盆面。仍是響個不住。

(完)

● 詩話 海棠詩話

石予

宋陳思著海棠譜。其自序云。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艷。或以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者也。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鄭都官谷。已爲舉似。本朝列聖品題。鬻草奎畫。烜耀千古。此花始得顯聞於時。盛傳於世矣。

按陳思所稱本朝列聖品題者。蓋宋太宗真宗皆有海棠詩。太宗七律云。每至春園獨有名。天然與染半紅深。芳菲占得歌臺地。妖豔誰憐向日臨。莫道無情閒笑臉。任從折戴上冠簪。偏宜雨後看顏色。幾處金杯爲爾斟。真宗五律二首云。春律行將半。繁枝忽競芳。霏霏含宿霧。灼灼豔朝陽。戲蝶棲輕蕊。游蜂逐遠香。物華留賦詠。非獨務雕章。又翠萼凌晨綻。清香逐處飄。高低臨曲檻。紅白間纖條。潤比攢溫玉。繁如簇絳綃。盡堪圖畫取。名筆在僧繇。按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羣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

韻語陽秋云。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公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事實。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作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着意類。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格。獨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按鄭谷蜀中賞海棠詩全首云。濃淡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

第

三

期

情爲發揚。鄭都官又有海棠七律一首云。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携觴與賦詩。濃麗最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莫愁粉黛臨窗懶。梁廣丹青點筆遲。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又。都官擢第後。入蜀經羅利。路見海棠盛開。偶題云。上國休誇紅杏豔。沉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堪恨路長移不得。可無人與畫將歸。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煙香更入衣。

王荆公詩。多謝許昌傳雅什。許昌謂唐薛能也。有海棠詩。并序。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工部子美。於斯有之矣。得非興象不出。默而有懷。何天之厚余。獲此遺遇。僅不敢讓。用當其無。因賦五言一章二十句。學梁陳之紫。研漢魏之朱。不以彼物擇其功。不以陳言踵其趣。或其人之適此。有若韓宣子者。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又花植於府之古營。因刻貞石以道吾黨。將來君子業詩者。苟未變於道。無賦耳。觀此。則知蜀之海棠詩。自薛許昌始也。詩云。酷烈復披離。元功莫我知。青苔浮落處。暮柳閒關時。醉帶游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鳥蘇連水脈。庭綻雜松枝。偶泛因沉硯。閒飄欲亂棋。遶山生玉壘。和郡徧坤維。負質慙休飲。牽吟分失飢。明年應

不見。留此贈巴兒。許昌此詩。序中頗自誇大。有風雅盡在蜀矣等語。而宋人則鄙薄之已甚。如石延年則直曰薛能詩未工。王荆公則婉諷之曰。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會未識詩人。

● 社會小說 維新小史

烟橋

第五回 除陋俗提倡天足 廣聲氣印發傳單

記得那一年上海的時髦女郎。盛行一種服裝。穿着很重很高的西鞋。著着很亮很豔的絲襪。提起那雙又寬又短的褲管。服了那又薄又輕的衫子。那報紙上冷嘲熱罵了好一回。依舊是笑罵由他笑罵。時髦我自爲之。若把這樣奇怪的裝束。告訴給二十年前的女兒們聽。豈不要笑歪了嘴麼。二十年前的女兒們。第一不同之點。就在那三寸金蓮了。那些太太奶七們。在深閨靜闥之中。除掉刺綉拈花以外。要算那替女孩子纏脚是最重要的事體了。大凡生下了女兒。就有一種希望。不是別的。就是要使他雙足裹得瘦不盈握。走路時如風擺楊柳。那纔心滿意足。算賢母的責任盡了。最奇怪的。當時一般鬚眉丈夫。也在這雙足上品第人家美陋。所以女孩子受着這種肉刑。只索把眼淚不住的向肚裡咽呢。楊磨劍的白話報。竭力提倡天足。天天有一段狠痛切的勸告。却感動了一位奇女子。其人非別。乃陸希蒙夫人是也。陸夫人年

紀已經六十一歲。在母家也讀過三字經千字文女孝經。識得幾百個字。長日無聊。常常把雙珠鳳凰箏誤幾部小說看看。所以白話報送給希蒙的陸夫人。狠可以看得來。有一天見報上載着一篇勸放足的白話文。說得狠痛快。不覺表起同情來了。在那吃過午飯的時候。對他媳婦金氏說道。我們女人家纏腳一樁事。確是苦。那孫女們可以不必去苦他了。金氏道。婆子說的話。只怕愛妮妮反是害妮妮呢。陸夫人道什麼說是害他了。金氏道。不替他纏腳。長大了不是踢踢蹋蹋。像鄉下人麼。那時節人家來看親。任你有玉貌花容。倘然見了一雙半籃似的大脚。不是要搖頭麼。陸夫人道。倒底人家配親。總是求一個門當戶對。不在這雙脚上定見的。金氏道。婆婆莫說。我家愛表妹。他從小怕纏脚。我家姑母也姑息些。不去釘真他。到了長大。總也纏不小了。裝着高底。畢竟有些兒看得出來。穿着裙子。總有些兒不自在。記得洞房這一天。鬧新房的你一句我一句。說他假小脚哩。鄉下婆哩。教人聽了難受。聽得媽子們說。他的婆婆狠不快活呢。陸夫人道。實在也太不達了。女兒們姿態。豈全在脚上。脚小了也不見得能夠掩却了粗眉大眼的醜態。脚大了不見得能夠把眉清目秀的美容點污了。如今我有一個主見。我們大孫女一定不要纏。怕人家不來請帖子。並且我還想向你家公公說

第

三

期

。教他在外面也向人家說說。倘然大眾都不纏了。豈不是反以纏腳爲不美了麼。那豈不是一件好事。金氏聽了。心裏雖有些不是。却不合同婆婆爭論。只得說道婆婆作主。有何不可。正在談論。忽見外面跳跳躍躍走進了一個嬌小玲瓏的小女兒來。口裡不住的婆嬭媽媽亂叫。那就是陸夫人的孫女。金氏的女兒天成了。陸夫人見他這樣快活。問他有什麼事情。天成一壁嘻嘻的笑。一壁對着外面招手。却是外面又走進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郎來。只見他頭上梳了一個東洋髻。身上穿了一件湖色縐紗夾襖。下面十幅羅裙。露出一雙六寸圓趺。面上不敷脂粉。自然淡雅。後面跟着一個老媽子。金氏一看起身笑道。原來是秋妹妹。今朝甚風吹得來的。讀者諸君。女郎爲誰。乃是陸夫人的姪女嚴秋韻。他的父親嚴守道是陸夫人的兄弟。在松澤學堂充歷史教習。於遼金元史最熟。娶妻倪氏。生下一子二女。兒子名喚鵬程。往東洋學醫。今年纔畢業還來。長女嫁與汪士良。在京師大學堂讀書的。那秋韻是次女。年紀不過十七歲哩。當下秋韻踏進了客堂。叫了聲姑母和嫂嫂。笑答道。我剛從黃姨母家還來。走過門口。被天成官叫住。招我進來。我呢也有許多時候沒有來。問姑母和嫂嫂的安。所以很高興的走進來了。姑母近來好啊。我家爹娘很牽記呢。陸夫人笑道。秋韻近來那裏學得來十八

句客套。嘮嘮叨叨的說了一篇。叫我想不出拿什麼說話來回答你。請坐罷。大家坐下。侍婢送過了茶。引老媽子到外邊坐地。陸夫人道。時候還早。想你還沒有吃飯哩。秋韻道。多謝。姨母已經請我吃過了。金氏道。恐沒有呢。秋韻道。請嫂嫂來看。喉嚨裏還有飯屑哩。說的大家都笑了。陸夫人又問長問短的說了一回。秋韻携着天成的手。問道。天成官可在讀書沒有。金氏道還沒有咧。陸夫人道。今年名說是六歲。實在是五月生。只有五年零四個月。到了明年。過了新年。那纔要念緊箍兒了。天成指着秋韻穿的滿幫繡花鞋道。秋姑姑這雙鞋。可是自己做的。秋韻臉上紅了一陣。輕輕的說道是的。陸夫人定睛一看問道。秋韻也放了腳麼。秋韻益覺得不好意思。靦靦覷覷的回答道。這是我家哥哥從東洋還來。他說東洋的女子。沒有一個纏腳的。並沒見十分醜陋。覺得做事體很便利。有時還譏笑我們中國的婦女。說什麼小腳伶仃。風吹便倒咧。說什麼世亂年荒。逃走也不快咧。說什麼矯揉造作。不曉得天然之美咧。所以還來便勸我放足。我聽了自然情愿。我家爹娘。也不阻止。我纔放着胆放的了。如今已有三個月光景。覺得比較從前纏足的時候。便利得多了。要緊的時候。放開脚步便走。不比從前像有腳鐐似的。要快不能了。陸夫人聽了笑向金氏道。如何。可見得

第

三

期

我說的意思。不是我的好時髦。却實在有許多利益哩。如今我一定要提倡天足了。又把方纔同金氏說的話向秋韻說了一遍。秋韻聽了拍手笑道。姑母真是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了。快快的請姑夫開了一個會。把天足的利益。講給人家聽聽。幾家太太奶奶小姐們。先做個榜樣。使的大家曉得大戶人家也放了脚。一定放心胆大的放足了。陸夫人道。請你家哥哥做了傳單。發給人家。那不是效力更大了麼。秋韻答應了便道。時候不早。我要還去了。金氏道。妹妹難得來的。再坐坐去。秋韻道。我家爹娘要望咧。改日再來。請姑母同嫂嫂的安。陸夫人道。兀的留不住了。將來出閣了。更是難留咧。說的大家又是一陣笑。那些媽子在外廂。聽得要還去了。便走進來告辭了。跟着秋韻出來。陸夫人道。你家嫂嫂代我送你了。秋韻連聲不敢。孃孃婷婷的去了。金氏送到門口。還來坐了些時。己上燈時候了。希蒙還來。陸夫人把日間的事情告訴給他聽。希蒙很爲贊成。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又把這事告訴給松澤學堂裏的教習聽了。一個個都同意了。就在這個星期裏的星期日。在松澤學堂裡開了放足大會。當下發了許多傳單。到那日希蒙的全家都到來。却個個穿着大頭寬鞋。原來陸夫人已經首先放起來。後來又勸金氏放了。連婢女也命他放了。那嚴守道的妻子倪氏。同着大女兒冠春。

小女兒秋韻。也都放了足走來。還有幾家開通的親串。受着兩家的勸導。也狠有放足的。那日到會的婦女。差不多却有一百多人。見着太太奶奶小姐們都放了脚。有的說道變了。什麼很辛苦的纏了。却又放大了呢。有的說道。倒底覺得不大方呢。莫說人家議論。且說搖鈴開會。幾位當地人物。陸陸續續的演說。並有那嚴鵬程又把生理學說說給大家聽。把放脚的方法說了幾種。開了幾樣洗足防腐的藥名來。後來全場又發了一種印刷品。却是白話報社知道了。特地送來的一套勸放足歌。那歌說的什麼呢。待作者唱來。

纏脚的苦最苦惱。眼淚呀哭出無多少。脚尖骨絡都壓倒。硬心腸硬頭皮。陽間地獄真管到。

放脚的樂真快樂。從此呀身體都舒服。精神抖擻天生福。莫疑心莫胆小。逃出了陽間大地獄。

大家拿了兩闕歌詞回去。識字的把他們唱出來。那些婦女們聽了。都有些感動了。很有許多人。硬辣辣把丈外的脚帶抽去了。換糖給孩子們吃。那些小女兒。更是歡天喜地。這也是劫滿德星生了。正是。

凌波不復聲聲慢 雲路何須步步嬌

(未完)

● 諧文 蕭閑先生傳

太和

先生以辛酉暮春。誕生於吳門鈕家巷之東大園。姓蕭氏。名曰閑。月龍其別署也。呱呱墮地時。啼聲甚宏。如鶴鳴九皋。聲聞遠邇。體幹長大。宛然成人。洗三之辰。親朋咸集。爭欲一觀此甯馨兒爲快。蓋以其兄名游喜者。早慧而殤。人皆以得閑之來。差彌缺憾也。閑性恬靜。好薰香獨坐。悠然有懷古之思。且明慧如阿兄。甫數月。卽能徧讀羣書。樂天七月識之無。蓋瞠乎後矣。復出其緒餘。發揮而光大之。文字楚楚有致。海內通人爭歡迎之。閑益自奮。肆力於學。茶餘酒後。星晚露初。輒握管疾書其近箸。且精於抉擇。輯當代名著爲一帙。凡小說藝府艷藪談叢劇談諧文彈詞雜俎無一不具。且皆精粹之作。依類羅列。燦然眩目。更冠以名士美人小影及風景畫。妙肖天然。蓋其畫學。亦由於夙慧也。閑好客。交遊徧天下。而尤與眠雲逸梅兩才人暱。嘗謂逸梅曰。人生世界。不過數十寒暑耳。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誠爲確論。願小人閒居爲不善。或溺于博。或湎于酒。或陷于脂粉地獄。或淫于利祿功名。皆非所以善自處也。我儕縱不敢希蹤聖賢。然大可藉文字爲消遣。既不涉政

局。復可寄閒情。君其有意乎。眠雲等亟賞之。遂以其所輯公諸當世。幾乎洛陽紙貴焉。余遊墨海。得與先生訂交。因獲知其梗槩。爰爲之傳。以誌愛先生者。並繫以贊曰。珠輝玉映。好古知新。閒雲今日。明月前身。胸襟超脫。文字絕塵。好消磨乎永晝。與月季而同春。



絕詩 悼溫倩華女史

坐耗蒼茫想。依依燈火光。江東謝道韞。壽短苦心長。
卜云來日少。來日故應難。不駐驚鴻影。何由生彩翰。
螺髻鎖娉婷。春愁喚不醒。漫漫人鬼錄。一粟夜燈青。
端居媚幽獨。秀句鑄春心。寫上羅牋薄。花寒恐不禁。
花霧障眉嫵。空濛溯却遙。玉闌干畔路。羅襪未香消。
不理傷心語。先消萬古魂。春空覲幽女。私諡亦高華。
妙心苦難住。好夢最難留。漠漠樓臺隔。涼花相對愁。
縹緲臨風袖。爛斑土花春。東行三百里。車去竟無塵。

悼溫倩華女史

鸚哥

某富豪之家庭

七十二

苦說年華誤。豈無紅淚痕。千詩正珠玉。贈與人間存。
 人事日艱難。看花憶黃河。高情塵不滓。靈雨忽滂沱。
 鐘魚四圍靜。禪悅詎可期。來詠斷魂句。我知厥心悲。
 沈沈復悄悄。暮暮與朝朝。記起人模樣。空愁彩筆彫。
 蘭蕊影明鏡。狂呼紅燭來。何如衰冰雪。永不受塵埃。
 花外月如弓。雲行入抱空。南朝人未識。字體記玲瓏。
 俊筆連朝寫。然之內史燈。芳流兩寂寞。花外一池冰。
 芳馨聞上帝。猶夢憂患俱。名姓在吾集。何如鱗爪無。
 世上光陰好。蹉跎復蹉跎。挑燈人海外。不敢問星娥。
 心緒每不竟。心肝何清真。松楸依在咫。長作墓廬人。

陳君虛且深。淡宕生微吟。想見明燈下。甄菟難爲心。（遺集由栩園先生鑒定）

◎社會小說

某富豪之家庭

明道

說話時。綺華旋著洋門。和婉華錦文等都走到大菜間裏去了。他們夫婦二人也跟了進去。李

氏便喊僕婦將咖啡上來。綺華便把鑰匙將鋼琴開了。坐下來彈一隻國歌。又彈一曲梅花三弄。琴聲嘹亮。瀟瀟動聽。善建又同李氏講了一番閑話。婉華却不耐煩說道。夜飯可端整了麼。我吃了要同母親到第一臺去看夜戲呢。今天第一臺是會串。名角齊全。都是好戲。什麼有李吉瑞的盜御馬哩。白牡丹的天女散花哩。還有何月山的鐵公雞。余叔岩的李陵碑。真的好看。爹爹你可一同去麼。善建繃著眉頭答道。我夜間有許多賬目。要核算清楚。還有某公司聽說就要倒閉了。我存的款項。也要想法取出。唉。你們只顧出神的遊玩。却不曉得我的煩勞呢。李氏說道。你不去便罷。又要絮煩什麼。那一個當家人不是如此的啊。綺華停了琴。立起來。攙著錦文的手說道。你們去看夜戲。我却要同盛家姐姐到新世界去的。好在我們有常年的門票在這裏。李氏聽了。便道很好。你同盛小姐是一路的。那時婉華又撒嬌撒痴的對他父親說道。我母親前天許我買一副金鋼鑽手鐲。現在爹爹怎的還不拿出錢來。我等不及了。善建笑道。你且耐性。我後天要收進一支款項。可以交給你母親便了。但是這種粧飾品。很是貴重。倘然能夠不買。將這筆款子收放利息。可不是更好。李氏搶著說道。只有你獨想收利息。他們女孩兒家自然愛妝束的。你快些拿出來罷。我近來幾天也輸空了。正少錢用呢。

。綺華也道。姐七有了鑽鐲。那麼我呢。李氏笑道。自然你也買一副好不好。綺華道。我倒不要鑽鐲。我要買一隻金鋼鑽的哀司別針。像盛家姊姊頭上的一樣。李氏道很好。在我身上向你爹爹要便了。衆人正說得高興。早見洋門一開。走進一個西裝少年來。不是別人。正是大公子瑞香。笑容滿面的叫應了他父母。善建問道。今天你到那裏去的。婉華在背後却對着瑞香發笑。瑞香不慌不忙答道。我是同黃世兄到慎昌洋行去的。那許買辦問我所說的款項如何。我道今天夜間。我還家見了父親。遲至十二點鐘。必定交給與你。不要發急。爹爹你今端整了麼。善建道在這裏。便走到寫字檯邊。將鑰匙把抽屜開了。取出一大捲紙幣。拿在手中。對他夫人說道。這件事你曉得麼。前幾天瑞兒對我說有一個慎昌洋行的許買辦。一時急用。短少兩萬元之數。托瑞兒要向我抵借。情願出月息一分二厘。准於四個月裏歸趙。我想這倒值得。故此今天向銀行裏挪移得來。說到這裡。回頭對瑞香道。你說他有某處的股票抵押。你却要慎重些。現在外面歹人很多。瑞香笑道。爹爹放心。孩兒不是小孩子。那會受人欺愚。許買辦和我多年至交。十分可靠的。善建道。既然如此。你且拿去點一點。契據要帶來給我。瑞香答應著。一面伸手接過鈔票。在電燈下檢點一過。說道不錯。便藏向衣袋中

去了。李氏笑道。好吓。你們父子只知道收人利息。你說沒有錢。如何倒有這筆巨款。我曉得你推三瞞四。只不捨得給我們用罷了。我後天共要八千元。去買金鋼鑽的首飾。好讓他們兩個女兒也歡喜。善建聽了。只是不做聲。那時僕婦進來說道。晚飯好了。請老爺太太們用罷。衆人便立起身來。走到外間。一齊吃了夜飯。李氏同女兒等走到樓上。重又妝飾了一回。走下來對善建說道。你也早些睡罷。我們去了。那時阿大早將汽車伺候在外邊。李氏同婉華跨上車兒。阿大便慢慢的開到路上。叭的一聲。飛也似般去了。綺華和錦文見母親走後。便也喊了一輛轎馬車出去。惟有瑞香還和善建敷衍了一番。摸出錶來一看。已近九點三十分。便對善建說道。爹爹我要去看許員辦了。善建答道。你好生去罷。瑞香素來喜歡坐自由車。向美國定購了一部最優等自由車。時常在那黃浦灘邊踏著頑耍。這是他便踏上了車。鼓動兩輪。也向大馬路去了。此時惟有善建一人坐在書室裏。將各種賬目簿。取出來。撥著算盤。細細的在那裡算賬。

(未完)

諧著 纏夾二先生軼事 (續)

无住

先生既少貧。又一度爲人家館役。館師爲一老儒。一日。持錢令先生往坊間買詩經一部。并

第

三

期

囑之曰。此書首句是關關雎鳩者。可牢記之。先生唯唯。既至坊間。而書名已忘。思索再三。猶憶得首句仿佛似規規矩矩者。於是遍坊肆。詢購無着。不得已仍持錢還。告老儒曰。坊間均說。自入民國以來。未聞有何等規規矩矩之書出版。請師爺自編可也。老儒聞言。覺有所感。因知先生又纏夾。遂釋之不責云。

先生嘗於稠座中。聞人述中國南北偉人之多。因大驚曰。呂不韋進一嫪毐。遂兆軹道之災。陳子高曠一淫女。乃厲江東之禍。餘如河間少年之喪人身家。白馬和尚之穢亂宮庭。此輩有一。足以傾人家國而有餘。今南北如是之多。吾國其有豸乎。述者知先生又纏夾。急伸辯曰。偉人者。乃大人也。先生曰。是。偉賢者。我知爲大賢也。雖然。目下英雄充塞。或者。天生此輩。來斷送玉容人上天乎。

● 著 蘭閨秘記

(續)

雙熱

七月七日。雙慈五十雙慶。祝嘏者裙屐聯翩。少長咸集。個郎母子偕來。三宿而後去。一夕。輕薄個郎。渾身是膽。則竟帶得微醺。蹈隙劫儂於閨寢。雖然。縱許樓臺近水。豈容蝴蝶宿花。儂所以倉卒不能避者。時方脫烏登牀。行且解衣就枕。狂郎無賴。著意看蓮。謂妙絕

玉鈞。只此便當愛煞。言次。將儂羅襪一鈞。奪而籠諸袖。回頭一笑而去。儂無如之何。竊竊怒其無禮。而又心感其痴。然而一雙羅襪。其一已化作鳧飛。只索併其存者而擱置巾箱中。他日不怕渠斬我隻鳳。悍不還也。

七月九日晨。個郎躡儂窗外。低低喚儂三兩聲。且曰。記取一葉芭蕉。上有幾行情話。此不足爲外人道也。遂去。待其既去。儂試開窗審諦。則果於一葉碧芭蕉上。覓得郎書。連真帶草。墨跡未乾。然著墨於綠葉之上。厥色弗彰。短於視者弗能察也。儂四顧無人。亟以金交剪剪此一葉芭蕉。偷看那幾行情話。其文曰。昨夜懷鈞入夢。魂欲風魔。是當永永珍藏。待到定情之夕。付與芳卿。願卿今後。依然着意拘蓮。務使新月一鈞。瘦過當年羅襪。則益令儂愛煞云云。儂閱竟。益哂其癡。采葑采菲。無遺下體。痴郎之愛。鍾於阿儂裙下。當年李後主。莫是前身歟。

八月十四日。薄暮。儂飲酒釀而醉。酒腸之餒也如此。良可笑也。是夜遂卻食。和衣欹枕。一夢沉酣。睡中。阿母來視儂。喚不醒。則爲儂捉足脫烏。引被蓋身。且命小杏橫被臥牀下。備儂中夜酒醒。有所需也。詎此沉酣一睡。乃膩然作荒唐之夢。夢郎與儂分枕而眠。手握

儂楚楚雙趺。軟語綿綿。深憐痛惜。恍惚之間。又覺枕並遊仙。厮磨耳鬢。肆其檀口。索我丁香。儂宛轉拒之。而耳畔忽聞嬌喚曰。小姐夢覺耶。含含胡胡聲喚些甚麼來。儂瞿然而寤。爽然自失。回思夢境。乃殊愧對小杏也。則漫應之曰然。儂渴甚。夜如何其。小杏亦茫然不能對。第攬衣起。就小銅爐上溫得一杯茗。儂飲之。覺茶味較平昔甘也。時則金風乍起。撼窗作虎虎之聲。小杏衾薄衣單。悚然微嗽。儂意良不忍。招之同寢於牀。強而後可。小杏被寵若驚。蹙然伏儂足下。儂笑曰。母然。阿儂臥榻。寬廣有容。汝軀嬌小。不妨自在眠也。儂貪與小杏話短長。不復成寐。而雙膝頻頻屈伸。且撮唇作聲吁吁然。小杏問故。儂曰無他。雲裏作痛耳。因露雙弓於衾外。小杏不絕以手摩撫之。嘖嘖曰。一重重堅裹如新筍之纏。虧小姐一雙辣手也。阿杏小時。亦曾一嘗試。終夜哭。寧挨阿母幾回打。誓死不願楷我足也。已而小杏忽詫曰。小姐。你連你的衾枕也香。可許阿杏少間睡去。做一個香夢否。小姐之口是香口。小姐之顙是香顙。小姐之乳是香乳……儂爲之解頤。佯呵之曰胡說。汝舌根嚼爛矣。

八月十九晨。早起。開窗。聞木樨香。知中庭一樹金粟花。又應時開矣。適小杏捧匳至。因

命折取一枝。插儂妝臺陳設之膽瓶中。小杏並摘秋海棠一束。欣然示儂曰。此花顏色嬌嬌。絕類小姐粉頰。也宜膽瓶供養。教渠與小姐嫣然相對。賭一個色香誰勝也。儂笑曰。自然儂不如花耳。儂遂開鏡理妝。小杏侍。是日也。晴暖如春。金風吹送一二瘦蝶。翩翩於阿儂窗外。更有游蜂一二。覬儂瓶中花。時時越窗而入。集於花心。小杏忽笑曰小姐。你看蜜蜂兒也是瘦腰。去去去。此乃小姐香閨。休想冒冒失失親近蕪澤也。儂聆小杏雋語。幾於忍俊不禁。亟在鏡中怒之以目。因而竊竊感想。若個瘦腰郎。來年將與儂共此閨闈。恣其偎倚。而由今言之。則猶格不得入。轉不若一行蜂蝶。得傍妝臺也。

八月二十八日。個郎又來儂家。以問候舅姑爲藉。其意實在儂也。狹路冤家。恰與邂逅於悄無人處。偷偷喚了一聲。袖出化粧佳品數事。強儂受。儂弗納。而遠遠聞有嗽聲。郎懼人至。急委物於地。乘間肆其輕薄。一搦鳳頭。匆匆遁去。儂亦懼有人至。只索拾所委物。探手藏於衣底。急入閨。匿物巾箱中。念郎真癡矣。凡妝飾所需。儂應有盡有。何用他偷偷供應爲。入夜。出物於箱。一檢點之。則於葢蔻匣中。個郎之小影嵌焉。春風宜笑。人面含情。復於雪花粉盒中。檢得輕賤方寸。其上有字。細於蠅頭。則郎之情書也。曰至愛之妹乎。想

煞儂矣。於飛之樂。尙待來年。儂望眼欲穿矣。連宵多夢。顛倒生情。其夢維何。阿儂顛倒。汝石榴裙下。口噙蓮瓣。手束弓彎。一也。化爲寶玉。嘗了臙脂。更把袖籠。聞够了溫香一縷。二也。卿識之。他日於飛之樂。猶有勝於此者。不怕汝不縱體入懷。俾儂一一如願以償云。個郎言然。儂恚甚。欲火之。然而一轉念間。意良不忍。乃併個郎小影。扇入奩中。繼念奩藏弗秘。晨夕常開。脫爲小杏見者。被他笑煞矣。乃復返巾箱中。加以鍵。念個郎急色乃爾。來年洞房相見。阿儂偏要放刁。接夕揮諸門外。看他能如願以償否。

九月十七日。個郎遣柯使來儂家。面阿父。談良久而去。不知所語云何。午。會食。阿母笑語儂曰。汝宜趕製嫁衣裳矣。可笑駒郎。忒煞性急。撒嬌撒癡丐其母。爲之早定婚期。明年春王正月旬有三日。汝將嫁矣。儂聆母言。羞羞然。低首無言。食不盡量而退。有頃。阿母手紅錦一幅。入儂閨寢。詔儂曰。汝宜綳以繡架。細刺鴛鴦。製合歡枕函。勿草草。儂益羞不之應。阿母正色曰。此第一吃緊事。其好爲之。儂不獲已。他顧。以手弄裙。略一點手。阿母又頻頻作敦促之語。乃出。儂以重違母命。乃翻畫譜。調素鉛。凝神握管。展錦躊躇。徐徐鉤勒。繪出蓮花世界。描成卅六鴛鴦。小杏惡甚。見而問曰。作此何爲者。荷花池中

第

三

期

蓄鴨。不亦奇乎。在理儂嘗答之曰誤矣。此非鴨。乃鴛鴦也。然以小杏之玲瓏剔透。安有不識鴛鴦者。其言蓋詐耳。儂乃怒之以目。儂每至於無可奈何小杏時。輒怒之以目。積久已成慣技。自問亦殊可笑可憐也。

十月六日。繡枕函成。則更細繪鞋花。巧裁履樣。卽以繡餘紅錦。刺成雙鳳頭鞋。女兒家一朝命嫁。服裝例須竟體更新。而新郎衣著。亦復如斯。一若裳衣仍舊。有礙觀瞻。將辱沒煞金閨第一宵者。儂做新娘。抑亦未能免俗。大抵格於母命。不得不然耳。

十月十日。製履成。較儂平時所御者。似更銳減幾分。試之以足。果然。露踵於外者可一黍已。其削足以就乎。自是日始。儂益力楷雙趺。以期一朝迨吉。可合轍而御新履。然而形加於肉。痛切於膚。蓋亦苦矣。憶個郎蕉上書。要儂着意拘蓮。相形益瘦。儂今不期然而然。狂郎嘗稱意煞矣。

十二月二十四日奇寒。儂戀衾遲起。呵凍梳曉鬢。念急景凋年。瞬將臘盡。去吉期僅兩旬矣。一旦爲新嫁娘。教儂羞答答地如何見人。一念及此。驀見鏡中人面。霏上輕紅。不覺爲之俯

第

三

期

首低眉者良久。時則小杏替儂梳妝竟。道小姐發狀耶。呆呆地想甚麼。阿呀。天好冷。你看阿杏梳得一把頭。十指凍成紅蘿蔔矣。儂乃以鞋尖輕點小熏籠曰。汝可取而溫之。小杏笑曰。儂雙足冰矣。乃旁坐。踏熏籠上。而探手於懷。溫以體溫。看儂傾熱水壺中水。盥手。溫頰。傅蓮雪花。小杏不絕以鞋底磨擦熏籠之蓋。而銅色如新。語儂曰。熏籠容積小。不足溫遍阿杏一雙足。而小姐蹴之。殊寬展有餘地。畢竟足小的佔了便宜也。儂曰否。汝蓮船尺許長。履險如夷。長立不倦。亦步亦趨。無以異於男子。若儂則寸步艱難。直怕被風吹倒。且雲裏月鉤。過熱則痛楚欲絕。過冷則麻木不仁。真作孽耳。小杏曰。然則曷不放开蓮步。脫卻羈縻。俾亦苗條尺許長。與阿杏一賽蓮船乎。儂曰否否。儂樂此。寧自苦耳。

十二月二十七日。外祖母八十壽辰。阿母挈儂去。登堂祝嘏。禮也。至則聯翩裙屐。爛其盈門。女伴傾目視儂。竊竊笑語。意必曰。此瘦腰郎之未婚妻也。瞬將嫁矣。儂乃曳羞而遁。匿居於外祖母許。外祖母雖屆遐齡。殊弗聾瞶。而慈顏尤藹然可親。呼儂坐渠旁。渠嘖嘖而顧儂阿母曰。個妮子數月不見。益發娟秀如天仙。於是評儂頭。品儂足。謂今日一堂巾幗。當以個妮子冠一羣也。儂聞老人月旦。貌欲羞而心竊喜。試偷覷一行女伴。其與儂年事相若

者。凡十二人。相其面。或也環肥。或也燕瘦。或濃裝豔裹。以脂粉飾觀。儂似乎肥瘦得中。而以淡妝勝也。更端詳其裙底雙弓。有履木而高其踵者。有虛其鞋之尖而臃腫於鞋之根者。有曳長裙及地。僅露些子矯揉造作之鞋尖者。若儂則烏也平底。根無摺痕。一鉤月樣。自在廉纖。諸女伴鮮有與儂媲美者。則外祖母之美儂者。誠老眼無花也。



筆 記 寓樓瑣紀

民哀

清乾隆以前。粵中所用之銀餅。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者。皆來自外洋。統稱之曰洋錢。其後外洋來者。又有花邊之名。則來自墨西哥。又有鬼頭之名。亦自紅毛來。(時稱英吉利爲紅毛)亦謂之公頭。福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諱。禁之。令民間呼爲番面錢。以畫像如神。故又名番佛。仁和周南卿。詠洋錢句云。一總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可謂不黏不脫。全詩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今人動稱教坊爲勾欄。甘澤謠辨云。漢之顧成廟。設勾欄以扶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於明洪武時。因女妓不可隸太常。故別有教坊。王建宮詞。李長吉館娃歌。俱用勾欄爲宮禁華飾。或云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欄之句。於是勾欄遂皆作妓家之別稱。信然。

解剖一術。吾國人能之素鮮。論者謂青囊既燬。桐響絕矣。顧唐史載。尚方監裴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輦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敷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觀此則宮醫設非明今之所解剖術。曷能愈安乎。吾國以前。於今世界新發明之科學類。各有一二萌芽。以開厥先。徒以重道輕藝。毫釐千里至此。或自甘老大國民。終無能爲者。願三思之。

諷刺小說 議員熱

凌兒

碧樹四圍。修垣三折。雜花短草。芬馥中庭。距垣四丈許。有屋二楹。左書舍。右臥室。兩簷下玻璃牕子。數爲十二。光線最能合度。春已暮矣。某日之夜。雨絲綿不絕。若不恤斷送此一院殘紅者。悔多種芭蕉。覺聒耳繁聲。令人心緒如亂絲之不可抽理。惟時右舍中。一燈熒熒然。母子二人。方細說來日事。母曰。兒必欲捨舊謀新。余奚能極端阻止。但終覺冒險爲可慮耳。子曰。今兒年已三十餘。前室已亡。又無子女。爲我母舍館之樂。困守莊氏私塾

。一甕坐破。月得修銀三十元。終非了局。今幸朋儕相助。許爲兒運動當選省議員一席。年可得千元。用其半。則三年可儲千五百元。所舉之債。當然可了。至於資格方面。則大相懸殊。曩爲冬烘頭腦。今則煌然監督行政官廳之省會議員。且兒自問才具不後於人。或以筆墨。或以口舌。趁此時機。大出風頭。則移步換形。一轉身而入行政界。亦屬易事。如今日某某大得意之人。皆從省會發軔者。願母曲從兒意。將祖遺八十餘畝官田方單。交於兒。俾兒去抵押一千五百元。以外則皆諸朋好幫助矣。母曰。兒乎。我寧有不望爾飛黃騰達之理。但我終有不安於心之處。前日下鄉。與爾舅祖談及此。爾舅祖大不謂然。并切語我曰。今之議員。百人中不過一二人有良心。卒亦困於多數喪心昧良之輩。無能爲力。鄉黨自好之士。決不願爲。况聞此次票價。比前番市面。提得更高。區區一千五百元。奚能辦到。據云朋好中有肯贈送票子者。此浮泛敷衍之語。不足爲準。臨到投票時。尙有爲優長之價格奪去者。少梅年紀尙輕。閱歷猶淺。又因熱度過高。遂輕於信人。只怕將來弄得一場沒結果。空丟了運動費。後悔不可追。宜及早阻止之爲是。莊姓館地。月修三十元。不爲薄矣。苟能少謝無謂之交游。少節無益之費用。一年亦可積存得百數十元。又有祖遺田產八十餘畝。則處境尙不

可謂不佳。謀續娶。成家立業。亦不可謂一無憑藉。爲我切勸少梅。且我縣若金某支某。皆舊爲議員者。彼等身家皆殷實。聞此次決謀連續。又有黃某者。家私百萬。已昌言願棄萬金。收買票子。雖同縣相知之友。亦照市價。試一嗅四周空氣。更知一千五百金之萬萬不足恃矣。切勸少梅。毋平白受損害。致爲衆人笑。并爲老成人所鄙薄也。兒乎。爾舅祖閱世最深。見理極明。爾父在日。遇有不能解決之事。往往就舅氏商之。蓋十得八九也。爾宜再四思之。且舅祖更有一言。屬爾有暇。至鄉一次。當面語爾也。少梅對母微笑曰。老年人多持重。不敢冒險。且舅祖家道充裕。自無須冒險行事。兒處境難。若但學持重一路。既枉吾才。又屈吾志。終老儒酸。必鬱鬱生病矣。母聞此言。默不語。既而曰。夜深矣。且睡能。於是少梅至書舍中。猶翦燭坐。作書寄友。至二點鐘始就寢。

明日。上午六時半。莊氏館僕持一函叩門。女僕啓門問何事。館僕問程師爺起身未。昨晚有人送函來館。屬當夜送來。因雨甚。故今晨持到府上也。女僕接函。以少爺尙未起身。交於太太。太太接閱之。上書緊要函。送呈程少梅師爺親啟。候復。下署東門朱絨。少梅母知其子同學友東門朱敬如之書。至七點半。少梅起。母以書示之。拆閱。知爲押款事已有端緒

。催速帶方單去。卽與母閱之。母有難色。少梅負氣出門。竟不御早餐。不白母而去。少梅既去。母悶坐不能起立。淚點滴如珍珠斷線而已。

一日二日三日。少梅終不歸。母心不安。使女僕到莊氏館中間之。答言程師爺因病在醫院。寄語太夫人放心。明晚必歸也。其實少梅預屬館僕。如家中女僕來。答言如是如是。蓋與朱敬士晤後。設計以恐母。知母極慈愛。聞此耗。必將方單交出也。悲夫誦哉。少梅不子。少梅之友。更不足責矣。

第四日傍晚。少梅歸至寓中見母。母急問何病。少梅答言不能睡。醫言心思過度。兒念別無他因。只慮母親不允兒請求。則事終無成。外間皆知兒此次有當選省議員之望。乃弄得一無結果。豈不爲人恥笑。是以憂慮煩亂。致失眠耳。且吾母亦太不達矣。若兒煙酒荒唐。或耽於賭博。負債纍纍。母亦當爲兒了之。則墮落清門名譽矣。兒今爲向上之計。已有成議。謂母必能不拂兒意也。今母惑於舅祖一偏之言。不知此等老生常談。已不適於今世。因一言而敗我垂成之功。我不惟不感激。實心憤之。願母終成兒志。兒感不朽矣。母不得已。出方單付之。可憐六十四歲老年人。心煩悸而手猶顫也。少梅既得方單。卽持以託友人押款。遂自

謂省議員已操必得之券矣。欣欣然別母出門而去。

越一月。選舉期屆。以大旅館爲市場。以菜館妓院爲交際場。車如流水馬如龍。選舉人。被選舉人。紹介人。人又各有附屬者數人。或數十人。日費萬金不啻也。票價日高一日。至投票前一日。爲結果之決議。而所買定之票。又有爲有力者放盤刮去。甲放盤。乙特別放盤。紹介人故左右其辭。上下其手。百出其靈幻之手術以操縱之。而甲乙之外。忽有丙若丁。出而爲特別又特別之臨時放盤以收買者。是役也。費多金而僅得候補之希望者二人。費多金而并不得候補之希望者三人。此三人中。不幸程少梅居其一。除以八十餘畝良田所抵押之千五百金。擲於虛牝外。又向朋好籌得數百金。同歸於罄。始而奔走勞。繼而酒食及連夕籌議勞。又繼而生恐慌憂。終而失敗。遂并媿恥悲憤懊喪危急。酸鹹苦辣諸味。一鑪而冶之。萬感入心。迫而成病。嗟乎。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無端誑母。棲留醫院。則爲之兆矣。莊氏以少梅非池中物。私塾固不足以屈之。紹介者卽其舅祖。當運動議員未失敗時。已有書至鄉。微露告辭之意。託言兒輩亦當入學校。冀稍知維新局面。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於是四面楚歌。爲情益覺難堪。老母伶仃。日惟飲泣。聞莊館不穩之說。急至鄉。懇其

舅祖。爲之轉圜。謂已悔不聽舅祖老成之言。致遭失敗。今病未痊愈。若再開館地下年不能蟬聯。是何異催命一紙之符。終望舅祖憐而拯之。舅祖楊姓。名大衡。字子平。宿儒也。少梅館東莊。禮庭詩庭昆季。皆子平門下士。於是楊先生命舟入城。力勸二莊勿動此議。謂少梅此後當能悉心教讀。謝絕浮世交游矣。如再驚外。辭卻未遲。二莊以師言。皆唯唯惟命。少梅才甚茂美。能詩古文辭。善書。又能畫。只喜交浮友。爲生平短處。前此小失敗。亦屢屢有之。終不悟。且自問伉爽坦直。以爲人必不我欺。卒遭此大失敗。罹破產之禍。蓋其舅祖主張。卽以田產變買了債。免致再爲利息所困。少梅不得已。從之。收回二十餘畝。以所找得餘金。償友人代籌之款。清債合病中用費。計共二千餘金。而家况從此益蕭條矣。後一年。少梅就親故鄉某姓。某姓係力耕起家。積田千畝。屢爲劣紳暨吏役輩所欺詐。其所親以程少梅貧而才。斷弦三年。未之續也。今君家有女。年亦二十餘。願爲執柯。得才婿。可無慮人欺矣。其家願之。遂締婚焉。光陰駒馳。轉瞬又屆省會選舉之年。有數友又來慫恿少梅。謂今君岳家富。謀當可就。少梅心又熱。一日。方爲人書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至狎曠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二語。回思前事。頗有懼心。擱筆者久之。顧

小五寶

九十

思潮忽起忽落。不能自把持。明日。諸友又來。促少梅至岳家商進行事。少梅於是偕其妻。託省視泰山爲名。雙雙同去。爲攘臂下車之馮婦云。



軼聞 小五寶

不死先生

禮拜六週刊百七期。載某君輓蔣老五聯。引用清末秦淮名妓小五寶殉節事。與余所知不同。蓋小五寶歿於京口。時已下沈氏之堂。距鳳樓學使之死。已三數年矣。適逸梅道兄來函索稿。姑就余之見聞。寫以應之。

小五寶。揚州人。不詳其姓。流落秦淮。鬻歌於釣魚巷之劉琴家。光緒甲辰。余因公去金陵。友朋酬酢間。得識五同院之陳小寶校書。陳與五。先後爲花榜狀頭。手帕交益密。故五事余知之最詳。時皖人周玉山任江督。有沈鳳樓者。以道員需次金陵。眷五寶已非一日。值周來。延沈主幕府。倚異之隆。無與倫比。沈雖年逾知命。豪興不減少年。每於日暮。輕車簡從。携日間未完公牘。赴五粧閣批判。五嘗得參預機要。由是兩江屬吏。有所干求。輒乞五轉達。凡五所謂可者。沈固無不可。沈所謂可者。周亦無不可。知之者咸謂兩江政治。悉由五一人主之。非過語也。未幾周督移粵。邀沈與俱。沈力辭。蓋戀戀於溫柔鄉中。不忍遽然

舍去。且沈貯嬌之心。蓄之已久。五屢託詞以拒。一樹梨花壓海棠。固五所不願也。事聞於周。知爲五阻。藉官符召五之假母來。挾以嫁沈。五苦不能自主矣。去粵後。沈得周密保。簡奉天提學使。偕五之任。未二年。沈以病歿。大婦視五爲禍水。逐之歸里。余適以事由滬江返揚。遇五於途。詢知其別後狀況。五以手無餘金。謀生活計。操舊業於京口。回憶昔日整華。恍如隔世。中心鬱鬱。積久成病。孑然一身。乏人調護。亡時年未三十也。陳尸於庭。厥狀極慘。房侍輩知無主者。相約不顧。捲其衣飾以去。延至三日後。甫由鄰人醮資爲殮云。

● 劇 談 歌場聞見錄

天受

老爺戲南北只有二人。稱擅於時。南方當推三麻子。北方屬蓋天紅。(現名王福連)三麻子劇。數見不鮮。其着花綠靴及慣加淌馬場。固屢荒謬。前見蓋天紅演關劇。竟使自製之真銅刀。尤不近理。關刀名青龍。從此可說青銅刀。其嗓音念做。俱與麻子同。古派老爺劇。漸見失傳。近人所演。多效法二王。未免唐突古人太甚。

黃鶴樓劇本。不知何人所編。考之三國志。實無其事。近於虛構。然演者尙不乏人。爲生淨

第

三

期

重要之劇。審其詞句。其事當在赤壁河梁羣英二會之後。三氣周瑜之前。且借東風一劇。孔明看病領令。借風下場。有（今日令箭到我手明日還在黃鶴樓）二句。更可爲證。然數觀黃鶴樓。飾魯肅者。皆着藍官衣。班中規矩。藍色在紫色之下。羣英會之魯肅。既係紫衣。何此劇獨降級。最不可解。以時代論。趙雲已有鬚。應掛鬚。今之演者。雖賢如小樓。亦未見其掛鬚。宜乎李順亭在漢口演黃鶴樓之趙雲。獨掛鬚。人謂創見。今李已死。不復再見黃鶴樓之掛鬚趙雲矣。

小翠花初到江南。譽之者謂其色藝。雖蘭芳對之。猶有遜色。以致引起黨梅者。大抱不平。以予論之。梅係二黃出身。翠花乃梆子出身。工路已大異。梅以古裝歌劇爲佳。翠以蹺工頭笑劇爲長。各有專長。決不能相提並論。譽翠花者若強與晚華比較。似有擬不於倫之失。非予所敢贊同也。

蘭芳在伶界。聲譽之盛。亙古未有。人謂其因打開古裝戲而得名。殊不知其出演古裝。尙在予情之後。其在京中享名。實係一齣虹霓關。（頭本辛氏二本丫環。）今春在滬。出演此劇。人反以爲習見。大掉坐兒。令人料想不到。本刊本期所載一影。卽頭本虹霓關辛氏得勝回關

一場。扮相姿勢。皆勝常人。洵佳作也。

連環套爲武生文武兼全之戲。最爲可觀。惜近年爲津滬兩派武生演糟。以致味同嚼蠟。惟楊小樓演此。令人百觀不厭。可稱後無來者。且有與津滬兩派武生所演之異點。如二場得旨。辭別施公。他人於送酒謝大人白後。接唱流水一大段。耍花腔如（盜去了御馬爲的是那一椿）一句。必大拖大耍。小樓於此場只唱四句搖板卽完。蓋萬分無奈。忽遭大禍之時。訪盜馬之人要緊。決不能戀場。最爲近理。見彭公報名。四字一頓。片段分明。請安連五個。比他伶多兩個。與場面合節。飾彭公非熟配者。不免於碰。當以鮑吉祥爲佳。拜山誇馬。念唱皆乾淨清脆。字字沉着。馬藍關之（藍）字。他伶念到此字。皆誤爲（林）字。與（聯）字音。最謬念詞中。他伶數有（姓寶的）三字。小樓只誇馬後說一次。正合戲情。計共九場。一場有一場神氣。扮相古雅。衣素白褶子。素緞靴。始終不易。不似津滬兩派武生。進山一套。下山又一套。甚至過場亦換帽易衣。不問戲情。只賣行頭。令人作惡。

自霍春祥打開真刀真鎗劇。遂出現許多夾武打之本戲。塔子溝三雅園康小八。尤盛行於時。三雅園原本。尙無大背謬處。唯現今傳演既多。漸失其真。如黑老虎辭家。原本詞乃念（到

上海辦裝飾品與細傢伙擴充茶館）現今演者多言（到蘇州辦茶葉）三雅園既開在以茶葉著名之杭州。未免捨近就遠。似覺太背戲情。餘場子各異。更無待言。海上以小達子排唱最先。

失印救火。卽後本胭脂裙。譚鑫培夙稱拿手。爲老生念做之劇。南方鬚生。多偏重唱工。以致此種戲認爲不合時宜。遂鮮見此戲碼。京中則頗爲觀客所重。故此等劇。內外行尙有演者。此戲共四場。近冷淡。不善演者。確難討好。正角計三。老生文丑小生。小生去白簡。無足重輕。文丑飾洛陽縣。着藍官衣。作駝背廢疾狀。念白須有口吃神氣。老生飾皂班頭白槐。扮相甚似翠屏山之楊雄。手取摺扇。最精采處在二場白槐私訪。遇子定計。乍驚乍喜。念做神色俱到。全劇只此場有唱二黃搖板四句。（昔日曹操下江南。帶領人馬八十三。周郎用下火攻計。赤壁塵兵燒戰船）洛陽縣得印。合唱時調大喜。後知是空台。又失望。亦須有神氣。昔年老諱中年。聞興雅百歲演此最佳。今惟余叔岩王長林尙有典型。

青石山人多知爲小樓（飾關平）傑作。（前場雅百歲之士遊士亦爲京人所樂道。）聞老伶工言。老諱嘗於中年演青石山呂洞賓著名。且於新正首次演出。必以此戲。如現在在京。新正必唱定軍山相似。去秋在滬。則小樓此劇。見於名報。似亦常人。唱二黃時搖板數段。當

要讀讀讀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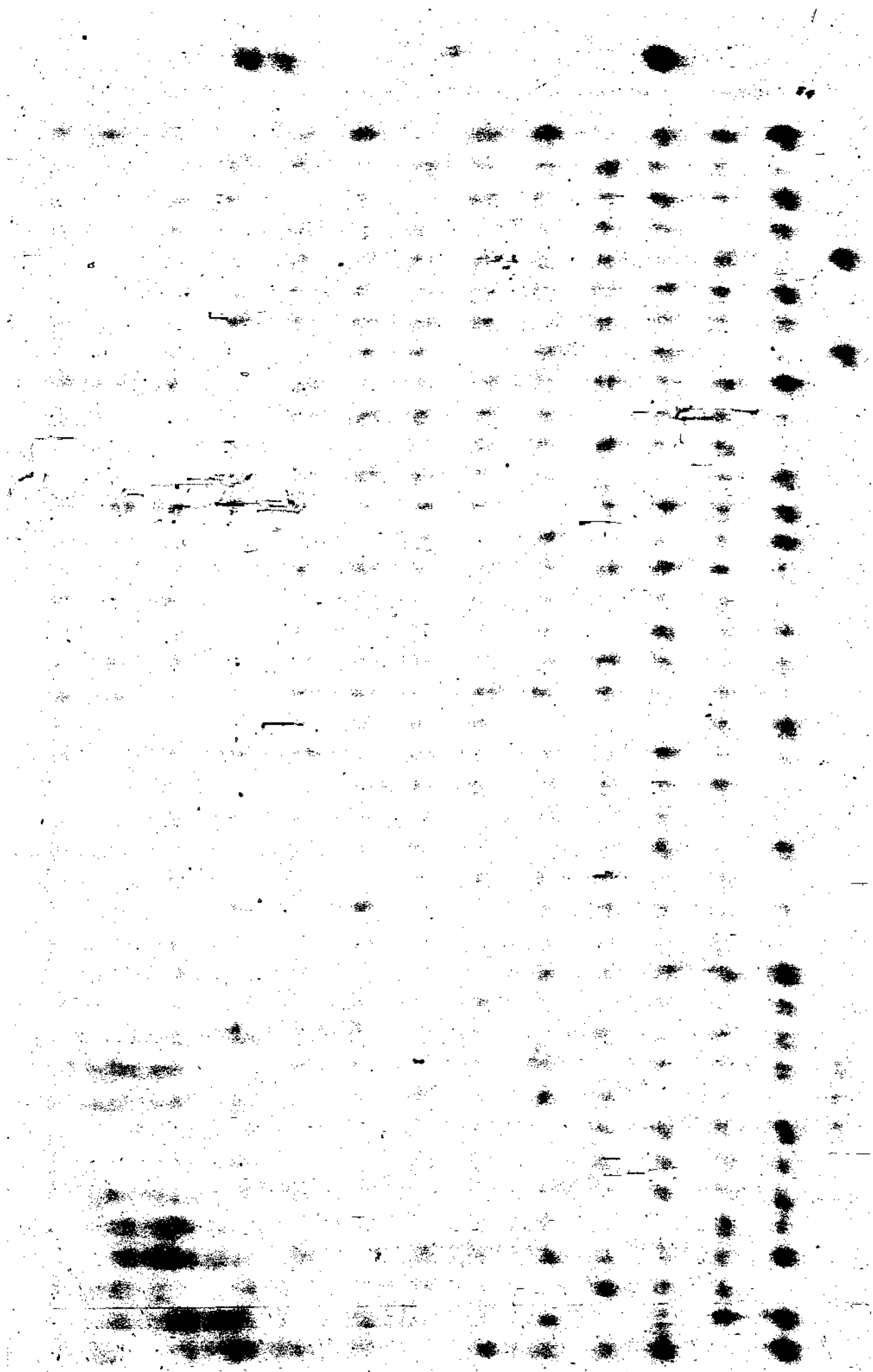
● 讀 新 報

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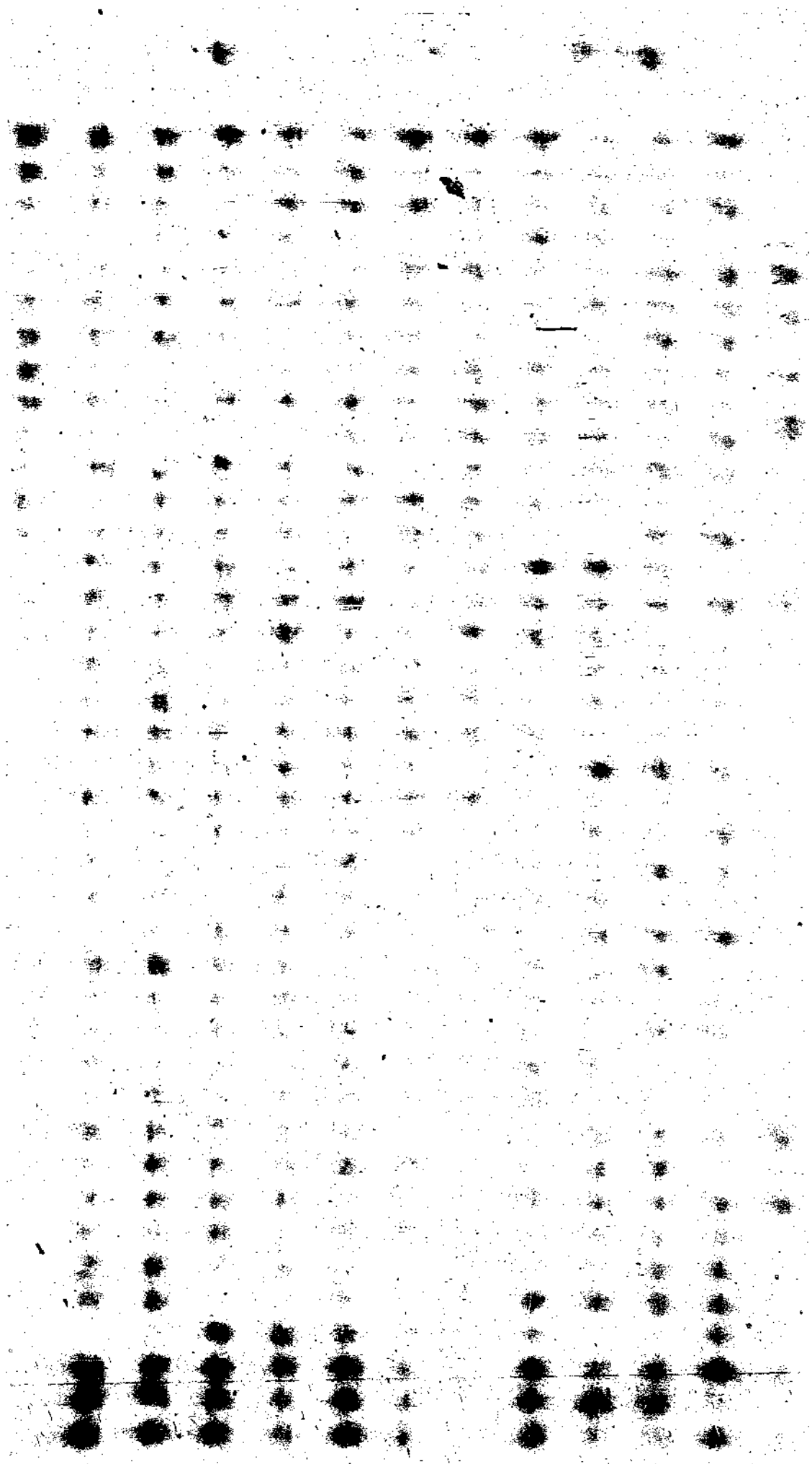
讀新報之價值，在於能使人眼界開闊，知識豐富。新報之內容，多係時事評論，社會新聞，以及科學技術之介紹。讀之能使人心胸豁朗，精神煥發。且新報之文字，多係名家所撰，筆力雄健，詞采華麗，誠為文學之佳作。讀之能使人心曠神怡，樂於其中。故凡有志於進步者，不可不讀新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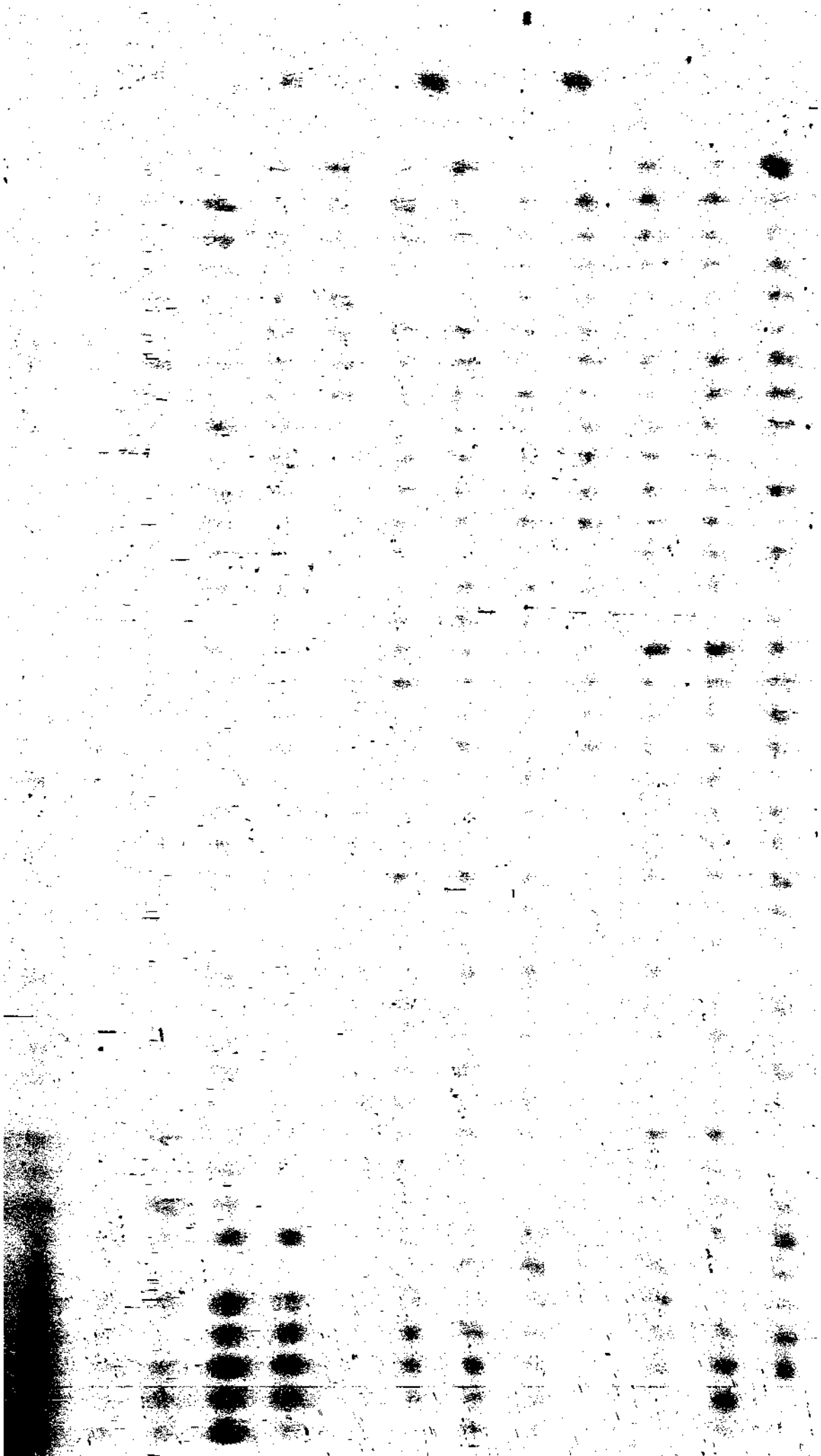
● 讀 報

如左









的，像魚兒一樣在河裡游了。

河裡的水，清得能照見河底，像一面明鏡。河邊的草，綠得發亮，像一塊綠毯。

河邊草

（河邊草）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草兒……

「這兒有甚麼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這裏有消息，這裏有消息。」

此種情形。即所謂之「社會主義」也。其目的在使社會各階級。均能享受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 社會主義

社會

三

社會主義之發端。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之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之政體論。均曾論及社會之理想。而真正之社會主義。則始於十八世紀之法國。當時之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各階級。均應享有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社會主義之發端。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之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之政體論。均曾論及社會之理想。而真正之社會主義。則始於十八世紀之法國。當時之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各階級。均應享有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社會主義之發端。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之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之政體論。均曾論及社會之理想。而真正之社會主義。則始於十八世紀之法國。當時之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各階級。均應享有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社會主義之發端。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之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之政體論。均曾論及社會之理想。而真正之社會主義。則始於十八世紀之法國。當時之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各階級。均應享有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社會主義之發端。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之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之政體論。均曾論及社會之理想。而真正之社會主義。則始於十八世紀之法國。當時之社會主義者。主張社會各階級。均應享有同等之權利。而無階級之別。

... ..

● 關於「...」

...

... ..

... ..

... ..

... ..

此二法之關係，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與法性，雖名相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佛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法性也。法性者，就其體性而言，則佛性也。佛性與法性，其理則一也。

本社編輯部啟事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將本報內容加以整理，以期更臻完善。凡我同人，如有稿件，務請於每月十日前寄到，以便及時刊出。如有遺漏，恕不負責。特此啟事。

出版人介紹清開月刊

本報同人，為弘揚文化，特出版《清開月刊》。內容豐富，涵蓋文學、歷史、地理等領域。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詳情請洽本社編輯部。

特別啟事

本報同人，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報內容加以整理，以期更臻完善。凡我同人，如有稿件，務請於每月十日前寄到，以便及時刊出。如有遺漏，恕不負責。特此啟事。

清開月刊社趙眠雲錦蓮梅啟

何海鳴書例

六尺內四元 六尺外六元 限五字句
 凡我同人，如有稿件，務請於每月十日前寄到，以便及時刊出。如有遺漏，恕不負責。特此啟事。

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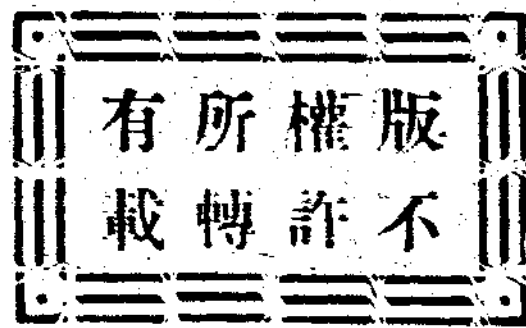
本報第一期所列撰述者為手民遺去尤半狂金南屏唐芝軒擬佩玉吳雲父五先生。本報第二期擬詞浣溪紗為手民誤詞碑為菩薩蠻。而校閱者亦一時匆忙失檢幸諒為幸。本報第三期集錦小說以下雙熱緒下誤上字以下明道結明道誤道明。

消閒月刊廣告部啟事

本月刊延請海內名家分任著述內容豐富趣味雋永為有識者所共賞每期出版銷數逾萬如蒙各大公司行號惠登廣告則效力之宏可不待言請移玉或致函蘇州胥門棗市五十九號接洽可也 廣告部主任啟

廣告價目	一期	六期	十二期
普通地位全而	十元	五十元	一百元
普通地位半面	六元	三十元	六十元
普通地位四分之一	四元	二十元	四十元
封面之陰	二十元	一百元	二百元
書底	三十元	一百五十元	三百元

民國十年七月發行第三期



編輯主任

名譽編輯

代印者

總發行所

總經理處

分售處

趙眠雲
鄭逸梅

何海鳴
袁百納
顧明道
鄧鍾鐵

華興印書局

蘇州鈕家巷東
消閒月刊社

上海新民圖書館
上海清華書局
上海大東書局

各埠大書坊

外埠如欲定購者先交足報費空函恕不奉覆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二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三分歐美各國加郵費四分

消閒月	每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刊定價	二角	一元	二元